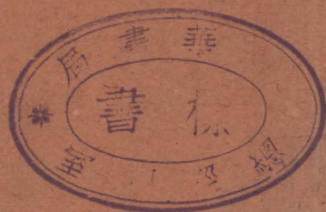


珠神真經

全一冊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77298

重刻地理珠神眞經序

竊以玉函金篆河間感太乙之精赤霄青囊雲外衍老人之說張平子之冢賦自昔爲昭郭景純之葬書於今尤重或侈却月覆舟之勢或誇雞棲連傘之形或湖燈啟呵護之祥或竹策著叢生之異靡不圖精畫地技妙撥沙然而孫鍾孤孝而致三仙龍圖酷虐而夢二使事固資夫俯察理必極乎仰觀此程子叙葬之文但求除五患頂喬風水之辨不制勝於一坏也余於形勝家說頗愛搜羅故凡耳目所經踪跡所及必爲之纘幽鑿險抽秘探奇二十年來媿媿不倦頃閱浙紹朱君勳唐所藏地理珠神眞經一書爲吳景鸞國師所著披覽之下眞覺眼大如箕心細如髮其言星言脈言龍言穴也至精至變其論格論勢論氣論理也盡化盡神測造化之機體陰陽之撰誠妥先之矩矱造福之津梁也是書板已無存今朱君旣非秘而不宣更喜公之同好故不憚更番校對活板印成庶表作者之精心聊效前修之芳躅略撰數語弁諸簡端以原得書

珠神真經序

之由且明刷印之意

光緒五年己卯中秋番禺陳兆祥春畋氏識

洪序

蓋地理之由來久矣。凡先賢所載。莫不以巒頭爲重。所以我新安子朱子有曰。登山第一看巒頭。有了巒頭穴可求。若是巒頭不齊整。縱合天星也是浮。是巒頭非爲龍穴之根本乎。奈世俗不明此道。形氣之書不觀。徒執天星卦例。自悞悞人。貽害匪淺。予深痛而疾之者亦有年矣。夫形氣之書。有曰珠神真經者。爲吳景鸞先師所著。李八晦先生抄述。不知自宋迄今。何以未梓行世。但書中首言星。次言脉。次言龍。次言穴。以及論格論勢。論氣。論神。並作用等法。發天地之奇。闡山川之秘。真堪輿之啟鑰。度世之金針也。予得是書。復借友人抄本。更番校對。辨訛訂舛。悉清亥豕魯魚。今付剞劂。氏公之於世。願世之有志妥先者。奉此書爲矩矱。細心體會。得所指歸。而不惑於天星卦例。自然覓吉獲吉。若山靈之我告也。勉之望之。期無負予刊書之意焉爾。

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仲春月嘯菴氏洪炳識

珠神真經 洪序

自序

九元子曰。相地猶如相人。人有骨肉精神。地亦如之。而竊其皮毛者。固無足道。卽攘肌及髓。亦未能遂入。惟得其神者。幾之。廖以金精自名。張以玉髓名。經均有味乎其言矣。然而未神也。余幼幸得秘密。雖寄名邑庠。而精神之浸淫於是者。凡三十餘年。行休之暇。寄傲園圃。別業日玩月索。不覺恍然有得意至筆隨。著爲是書。雖不敢自附作者。較之諸書舊典。覺運而無方。圓而無滯。變化而不可測。其大而化之之境乎。化則神。神則難明。彷彿其似者珠乎。故強名之曰珠神真經。或曰珠物也。物則不能物。物曷以珠名。余曰不然。宇宙名理。有不可顯言者。不妨於借證。一部周易皆象。萬卷地經皆如。蓋真有不能名。故托如以名真。而如猶不足以名真。復有如如者。以名如是。非真珠也。特如之耳。如則奚論物不物哉。是故以其搜奇探隱。謂之大海撈珠也。可以其擷芳集美。謂之綵綫紉珠也。可以其名言層疊。謂之九曲穿珠也。可以其燭昏徹瞽。謂之照夜明珠。

也。可以其周流活潑。謂之走盤圓珠也。可以其緒論不窮。謂之赤水遺珠也。可以其文簡義詳。謂之一字一珠也。可不然。試一披閱。不見光怪萬狀。爛爍几席乎。余將欲懸之都門。有誰能易一字者。予以火齊一斗。而逆其莫有應之者。於是爲之踟躕。爲之滿志。而什襲之。則又謂之元圃藏珠。又奚不可哉。或曰。然則不可以示人乎。余唯唯否否。因喟然而歎曰。睠茲一顆。炳烺焜煌。不盈一掬。光照萬方。得之則昌。失之則亡。可以巍而都原。可以衍而壽殤。既興賢而開聖。亦佐國而扶王。乾坤得之而弗毀。宇宙賴之而久長。余又安能秘抑輝映。沾沾自娛。而令日月之無光。矧茲神物。終不埋沒泥滓間乎。則非惟不忍藏。亦不能藏也。或曰。世無賞鑒。得毋魚目視之乎。余曰。不慮兒童之易餅。而轉慮貪人之剖身耳。總之藏而不藏。有權焉。未必不在我也。不藏而藏。有機焉。未必不在人也。或藏或不藏。有數焉。未必不在珠也。姑聽之。其可乎。

地理珠神眞經

宋國師景鸞吳公著

星江嘯菴氏洪炳原校

李八晦先生抄述

賁隅春畋氏陳兆祥覆校

凡例

九元子曰。俯察非徒術也。蓋有道焉。山川之流峙。日月之吞吐。陰陽之剝換。四時之推遷。是何規模。而窮天地之蘊。究二五之精。體鬼神之撰。測造化之機。是何作用。故不曰術。而曰道也。道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至道其能凝乎。故曰智不足以燭理。仁不足以濟人。勇不足以有爲。剛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道。吾終不告之矣。然則學者必如何而後可。請例其凡於後。

一要放得心大

夫山川結集。小不踰於數節。大則達於無垠。苟所見一狹。管窺蠡測。其能大而有爲乎。必也目營四海。神遊六合。遐觀逖覽。不設城府。畛域於胸中。則度量廣大。包羅無際。然後臨之以至大而不驚。投之以至小而不忽矣。故能闢此一關。方許入步。

一要研得慮細

夫氣機之綿密。文理之元奧。而以粗浮之念理會之。其何能造微入妙乎。必也凝定念慮。細索精求。究理必鉤其元。審氣必極其窈。辨正變於微茫。晰疑似於渺忽。而後能無深不入。無微不徹。精人之所不能精。見人之所不能見。

一要宅得衷虛

夫山川變態不窮。幻化無極。據人本心之明。及得傳授者。豈無一得之見。惟其心不虛而自高。始於執一生百迷。終於百迷生百謬。安能窮無窮極無極哉。必也不自滿假。不執成見。所造不妨彈射。差謬不憚改正。道愈高而心愈下。進一步於百尺竿頭。而後能至於其所未至也。此學人第一重魔障。不可不祛。

一要養得神閒

夫水靜猶明。況精神乎。往往有吉壤當前而不能識者。則以膠膠擾擾之見亂其神也。必也謝絕世故。寄傲烟霞。毫不以外誘動其中。則神閒而靈明自具。雖有奇形怪穴。自

然獻形呈態而不能遁矣。嗟乎。世味中能有此巨目哉。

一要立得志高

夫未卜事業。先定志趣。習是道者衆矣。而却寥寥千載者何也。以其志不高耳。有意於斯者。必也以得道爲務。而不以苟財賄。以濟人爲心。而不以計衣食。服膺明師。追求古蹟。未得則孜孜不息。既得則亶亶不倦。必欲步前修之芳躅而後已。此其志趣既高人一等。則其道未有不高且大者也。苟根器庸陋。將何造福天壤。而流譽後世也哉。

一要運得機熟

夫學地猶學鼓琴。指下生疎。必不能鼓宮宮應。鼓商商應。蓋道可以一日傳。不可以一日得。幸得是傳。必也足陟日證。日玩月索。學焉而行。行焉而習。習焉而看。看之而作。作之而驗。窮年矻矻。不厭不倦。然後理融疑釋。將隨目之所視。手之所作。頭頭皆是道矣。嗟乎。得心應手之妙。豈一作一輟者所能幾哉。

一要培得德厚

夫生地者天。福人者地。察地者師。然則師也者。實參天地而惠澤萬民。乃當代之福神也。苟德不足以配天地。則必執私意而妄行予奪。貪天巧而竊爲矯誣。雖有異傳。天必褫其魄而奪其鑑。己且不免於禍。又安能造福於人哉。蓋能與天地合德。然後能與日月合明。苟無聖賢心。必無神仙眼也。然則得地以德。而識地亦必以德。德其可以不培哉。

又曰。形勢家第一義。大要只在明理。而理之大原出於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地則法天者也。其聚散闔闢。屈伸行止。蓋莫之爲而爲。不參一毫人力。一天之自然而然者也。若稍以私智小慧。妄猜強作。則失之矣。神堯命官造歷。不過曰欽若昊天。只是箇敬而順其自然者也。天且不違。況地乎。然則自然者理之宗。而不順其自然者。非失之鄙俚。則失之拘泥。非失之穿鑿。則失之附會矣。理愈晦而見愈昏。又安能有高術哉。

又曰。知地要二十分識。做地要二十分才。求地要二十分誠。得地要二十分胆。胆大非侵奪強佔之謂也。在體會山川之形勢。不以闊大疑似亂其心耳。

珠神真經 卷上

論星一

地理莫要於認星。蓋星也者。合二五之精以成形者也。形以氣凝。則氣因星著。是故厚薄清濁。氣之鍾也。非星莫藏。浮沉緩急。氣之乘也。非星不行。滲襲重蒸。氣之入也。非星弗納。然則欲察氣者。舍星何由哉。第星亦難認矣。有形有相。有名有位。有性有情。有體有格。有勢有神。有變有化。不可一類視也。蓋地之全體。總不外是。以之審其所來。則知龍。以之定其所止。則知穴。以之求其所衛。則知砂。而堂局與水城。亦不外是。而可以得之矣。於此一味。不惟茫然無下手處。將地學亦無以成始而成終矣。故不知地者。不知星也。不知星者。不知星之變化而元妙也。蓋真僞難明也。疑似難決也。廣大難致也。精微難造也。高卑大小之殊見。遠近去來之異視。耽巧脆者。或致戒于巉巖。守形埒者。或忽略乎神理。或得一而遺二。或執此而棄彼。配合不得其宜。取用罔識其妙。求其業之

精者鮮矣。然則業是者。可不于此着意理會哉。故認星者。必盡態以極研。方造微而入妙。此形家第一着大工夫也。

論星二

認星非難。相之有法。不過以方圓曲直定其形。以五星九曜四凶五吉之類正其名。以方隅向首分其位。以頭面脚背明其相。以剛柔夷險論其性。以動靜向背求其情。以正變化帶之類辨其體。以高低大小肥瘦表其格。以坐立眠臥推其勢。以陰陽究其生死。以生尅補洩妙其化。以流衍不測窮其神而已矣。然星雖龍砂穴局水城皆有之。大要喫緊處在穴。蓋全地十分。而穴星管七分。故認穴之星。晰形必入于精微。造理必鈎其元妙。稍有未精。必至于差謬而失之矣。不可不詳說而精求也。至於龍之星。只要得其粗。而不必於精。砂之星。只要得其似。而不必於真。堂局水城之星。只要得其意。而不必泥其迹。相星之法。大約盡是。

論星三

星辰之道。萬有不齊。莫先于辨體。體也者。一星所成。亦衆星所共成者也。故有得五行之一氣。真而不雜者爲正體。有二氣相媾而成者爲交體。有以一形而備衆形者爲兼體。有出官轉曜爲本星所帶而來者爲帶體。有雙星並出而排列者爲比體。有三兩一樣相穿而來者爲串體。有粘小星於大星之上者爲貼體。有重疊而來。不分個數者爲疊體。有斷而復起者爲離體。有連後星不跌斷而復成星者爲附體。有衆大取小。衆小取大。長短亦然者爲特體。有精微而若不足者爲巧體。有粗大而若有餘者爲拙體。有五行相換而來者爲間體。有老嫩相生者爲變體。有二星相照者爲對體。有或二或三。不拘遠近。配成形象者爲合體。有穴後大星托過小星者爲襯體。有脫離龍格而落於平地者爲寄體。有同類一堂者爲聚體。有五星九曜。全備不缺者爲會體。有守垣得位。相生相比。不害不悖者爲和體。有傍城借主者爲借體。有離脉離星者爲脫體。有敷衍。法行者爲互體。有倏忽東西。莫可端倪者爲閃體。有纍纍堆積爲堆體。有徑行直進爲冲體。有如之如立爲折體。有如虹如幡爲飄體。有牽連浪蕩爲鋪體。有級級低降而來。

爲層體。凡此變化不測。奇出無窮。必辨析分毫。而後可以言識星。認星之法。無遺蘊矣。

論星四

星辰不止於頭。而獨曰巒頭者。揭其重而稱之也。蓋頭爲諸形之首。無此則頽然萎蕩。形勢不昂。成何體象。在龍則爲體傷力弱而氣不足。在穴則爲戴輕履重而氣不蓄。此頭所以獨重也。故凡星體。一看頭。二看脚。三看面。四看背。合此四者始全也。至於金水。則要兩水分明而論肩。正體天財。則要稜隅俏俐而論角。凹腦雙腦。則要中間短而論腰。變體不一。仍有論腹。論唇。論腮。論鬚。種種不同。總之要五行分明。有弦有稜。頭不傾。欹。脚不蹠跛。面不綳飽。背不削陷。乳不斜側。口不深潤。鉗不傾直。唇不歪斜。水不穿肩。不射膊。脉不貫頂。不落槽。尖如圭。直如笏。彎如弓。圓如鍾釜。方如廚櫃。如鵠之立。如虎之蹲。如正襟危坐。如緩帶安閒。不能枚舉。如是者然後謂之成星。

論星五

天體至圓。以氣化也。星也者。得天之氣以成形。有母圓而子不圓者乎。是故五星雖殊。

形而不能出乎圓以爲體。金星圓而圓者也。木星直而圓者也。水星曲而圓者也。火星尖而圓者也。土星方而圓者也。蓋氣之陰而濁者沉於下。故手足或不齊。其陽而清者浮於上。故充乎顙。盜乎背。流行乎腰脊之間。嘗試爲之遍觀詳審。其融結處。面與足雖有傾欹斜側之不同。而頭腦背脊未有不圓者。若此等處。稍有傾欹斜側。則氣所不載矣。雖開面成形。斷不成星。不過爲菩薩面耳。昔人以太極圈定穴者。亦有見於此也。故謂識得屋漏痕。然後可以認星。真三昧語也。能得此機而會之。不惟五星九曜。雖推之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莫不一以貫之矣。

論星六

星體最要磊落明白。五行有據。如模糊影響。非金非木。不火不土。或有頭無面。或肩側脚跛。或腹飽背陷。或肘反身長。求之於帶。則輕重不分。如癢疣之懸附。求之於並。則疑似莫辨。如金錫之混淆。求之於聚會。則繁冗紛雜。如烏蟻之屯合。此之謂鬼鬻頭。不可用者也。至於所帶之病。又不可不察。如綳面反翅。破頭偃腹。瘦胎陷胸。突肚兔唇。雉尾。

凹背。種種惡形醜態。皆星體之蠹也。一有不察。則似是足以亂其真。而禍人者多矣。

論星七

天下未有不成星而能結地者。然有入首間不成形。或背雖負而面頑硬。或肩雖軟而足臃腫。或爲斜坡。或爲潤坪。或延蔓而去。或盤礴不收。諸如此類。不可名狀。苟泥星體。鮮不以爲天地間廢物。而弁髦棄之矣。殊不知此爲拙體。乃龍旺氣盛之徵也。其力最大。只要得脉耳。陶曰。但得蜂腰鶴膝。一任模糊不清。故無是脉。有是形。雖真亦假。有是脈。無是形。雖假實真。然則拙固不嫌也。顧其用拙何如耳。

論星八

顯形易證。隱曜難明。蓋其氣潛行乎地中。出沒牽連。鋪原遍野而來。或圓或扁。或尖或長。如水中之漚。如湯中之酥。論星則間有尖圓。而不可以正帶比聚定形相。論脉則微露毛脊。而不可以彎巧斷續定有無。隱而復隆。隆而又隱。乃堆體鋪體之所成。總謂之隱體也。至此則無星之可言。亦無體之可辨。當以擊水紋求之。神解默悟。而後可以得。

其至妙。嗟乎。孰知無星之星。乃爲至星。無體之體。乃爲至體哉。

論星九

非星無以辨真僞。故星體之說。不得不精而且詳。然不識星。將何處是星。僅能識星。則又到處皆星矣。不知天地間有正氣。有游氣。彼陰陽陶鑄萬形。有稟於型範而成形。入相者。此得天地之正氣而成星者也。亦有不稟於型範。而漫爾成形。偶爾相肖者。此得天地之游氣。雖成星而實非星也。不辨乎此。而徒說頭說脚。說面說背者。謂之星障。欲除此障。有訣焉。論星於龍。當求其貫氣。貫氣者脉也。無貫氣。則精神歸於何地。論星於穴。當求其鎔氣。護衛支持是也。無鎔氣。則氣血養於何物。至於砂之星。當求其主氣。穴星是也。無主氣。則面孔向於何人。識此而後。不爲游氣所眩。障除而星可識矣。

論脉一

夫龍廉貞以起之。貪巨武破祿以間之。輔弼以落之。然非文曲。則不能聯絡諸星。蓋諸星猶錢。而文曲猶串。錢非串。則散漫而不可收。星猶肢體。而文曲猶精髓。精枯髓缺。必

無生意。故諸星可缺一二。而文曲星必不可無也。若五星既備。九曜齊全。得文曲一星。聯屬其間。彼崢嶸而起者。便覺活動流利。不致崛強死硬。爲塊然無氣之物。所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者也。

論脉二

水造無而爲有。火化有而爲無。號物之數。謂之萬。莫不受生於水。試觀菓穀之類。皆由漿以成實。此水爲生物之源也。可知古人取妊字之義。從女從壬。取壬水天一之所生也。可見水也者。天地之太初。人物之太始。無質而有質。無形而有形。莫不由此。故昔人假胎息。妊育以爲名。無非所以明此水也。蓋胎也者。祖山之下。出身之際。有一水焉。則爲胎。此未成之妊也。妊也者。主山之下。將穴之先。有一水焉。則爲妊。此已成之胎也。故出身無胎。則不成龍。入首無妊。則不成穴。

論脉三

夫龍真則穴真。脉真則龍真。故尋地者。不難於認星點穴。而難於認脉。不難於認脉。而

難於認脉之眞。脉之眞者。如蜂腰。如鶴膝。如啄木之飛空。如生蛇之渡水。如梭中絲。草裏蛇。灰裏線。而又出於正。行於中。根於心。膈陰。此文曲之眞面目也。然有病焉。不識其病。則似或得以亂眞。請例其凡。或抽於頂而爲貫。或出於足而爲墜。或傍溢而如崩。如潰。或出於口而抽拔不均。或粗蠻太短而氣不舒。或細巧太長而氣不過。皆脉之病。認脉先須認此。則眞脉不難認矣。

論脉四

論水而不論斷。則爲牽降。爲亢陰。此非水而不可用者也。蓋水則必斷。此亦潤下自然之勢。然惟斷在老龍之下。不嫌其多。苟老山遠而龍既細嫩。又復跌斷太多。則爲困倦無力。故水不宜多。得一點眞水足矣。蓋天機一露。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必不至汨浸銷鑠而止。故一水既眞。則不問其在前在後。而穴道自成矣。故曰識水則有眞龍。識水之不宜多。則無弱龍。

論龍一

祖宗爲龍之主宰。其力量之輕重大小。全藉於此。以特爲尙。由是而往。其初出也有脉。上山下山。所以降也。其中行也有度。陰星陽星。所以間也。其復起也有宗。或劈或析。所以分也。其退卸也有漸。或輔或弼。所以落也。有胎伏以藏其神。有主析以佈其勢。有關係以爲吸張。有送從以爲夾輔。以星脉辨真假。以形勢分老嫩。以高低辨雌雄。以向背分背面。以離附定入首之來受。以起陷認生氣之流露。以節候別大小。以品格徵貴賤。清濁者貴賤之別。修短者久暫之因。分佈決人丁之饒乏。流派定貲財之厚薄。統轄推官職之尊卑。美惡判有吉凶。土石殊有文武。推類致義。莫不各有其說。言不能盡。大略該之矣。

論龍二

有變有化。而後謂之龍。有陰有陽。而後能變化。蓋地之爲道。大小高低。屈伸闔闢。相邊而成形。剛柔險夷。強弱老少。相資以爲用。總之皆陰陽也。陰陽變而爲五行。五行變而爲七曜九星。分合互乘。正變雜出。動靜相生。隱顯不一。蓋最幻化而難測者矣。大抵不

離乎形勢。星脉四字。星脉者。形勢之星脉也。形勢者。星脉之形勢也。蓋氣之行也。必有陰有陽。脉者氣之靜而吸也。陰也。星者氣之動而噓也。陽也。故星不離脉。脉不離星。一噓一吸。龍法乃成。若有星無脉。則氣不吸而爲純陽不生。有脉無星。則氣不噓而爲純陰不育。然噓處常多。而吸處常少者。則浮陽之氣勝也。故不難於得星。而難於得脉。陰陽之行也。又有老有少。勢者氣之剛險而老也。形者氣之柔夷而少也。故出高入低。由大入細。先老後少。龍法乃成。然有勢無形。則爲蠻蠢。爲老椿。而氣不悠揚。有形無勢。則爲力衰。爲質弱。而氣不旺盛。然老處常多。而少處常少者。則剛險之氣勝也。故不難於高昂。而難於退卸。總之氣非星不著。星愈成而氣愈純。氣非脉不束。脉愈細而氣愈清。氣非勢不壯。勢愈雄而氣愈旺。氣非形不化。形愈調而氣愈和。認龍者誰能捨此四字哉。雖然。隱體難明。又不可以拘攣而得一遺。二知此忘彼也。是以有脉無星者。當察其脊側何也。長行金水。平尖貪狼。星皆在脊間。斜落火星。側腦沒骨。星多在側面。曰無星者。非無星也。星不當出脉處而難見耳。此之謂卽脉成星。有星無脉者。當觀其浪紋。何

也。攤金貼水。自有浪跡。夾木貼火。豈無界紋。曰無脉者。非無脉也。脉隱於星中而不覺耳。此之謂即星成脉。有勢無形者。當求勢中之形。何也。既能成星入相。則雖高而不蠻。雖大而不粗。非無形也。形拙而不識耳。此之謂以勢藏形。有形無勢者。當求形中之勢。何也。惟雄健有力。則雖低而不弱。雖小而實強。非無勢也。勢巧而不知耳。此之謂以形藏勢。論至於此。彼星脉形勢。雖有隱形難察。不能逃吾之鑑矣。此認龍之要訣。至精至妙。非神授烏足以知之。

論龍三

論龍當先論祖。而祖有星。有格。有勢。之不同。如漲天之水。湊天之土。獻天之金。衝天之木。燄天之火。此祖之星也。如華蓋三台。尊極帝座。霞帔雲錦。鶴駕鸞輿。龍樓鳳閣。此祖之格也。有若風雨驟至者。有若波濤洶湧者。有若萬馬行空者。有若陳兵列戟而來者。有若懸崖巨壑。中藏萬寶者。有若大戟長鎗。橫攢武庫者。屹然巉然。氣象萬千。或殺氣凌人。令人肅然而恐。或清氣逼人。令人悠然而思。此祖之勢也。總之得祖之星者。不如

得祖之格。得祖之格者。又不如得祖之勢也。論祖者不可不知。

論龍四

凡龍九條十條。紛然淆亂而出。於中必有正脉。有正脉必有正星。有正星必有正氣。正氣之所行止。猶一族之有嫡派也。其餘分枝旁棲。皆爲庶支。不能與嫡子比。經曰。尋龍尋嫡更尋兒是也。第嫡亦難認矣。或端出。或旁行。或棲幽谷。或走河濱。或子立空曠。或混處叢雜。或偷落。或奪落。方擬於動。忽涵於靜。方覓其有。又入於無。千變萬化。烏知正氣之所在哉。於此有接之之法。自太祖而太宗。由太宗而陟降。步步推求。當知其所以異。有以正出中行而知其嫡者。有以推尊擇特而知其嫡者。有以不作星峯而知其嫡者。有以穿關渡峽而知其嫡者。有以堂局朝案而知其嫡者。有以官鬼應樂而知其嫡者。有以送從纏托而知其嫡者。有以護砂水城而知其嫡者。凡嫡之所止。其堂應部。從城郭門戶。自覺精神穎異。氣象開宏。其餘枝旁結。雖結亦不大矣。仍有正氣收盡。而其餘氣不結者。或爲官爲曜而去。不過爲我之用神。或爲衛爲護而回。不過爲我之城郭。

雖長雖多。皆當棄而不視也。是故擇地者。善乘不如善接。而擇嫡者。善接又須知善棄也。

論龍五

認地當識其大。何也。夫人孰不以巨目自命哉。乃語之以至大而茫然者。由於不識榦之爲榦。而料理者疎也。顧榦何以觀哉。大抵其祖宗必超於尋常者萬萬。吾見遮天蔽日。跨郡連州。爲諸軍之鎮。爲萬山之宗。可望而不可攀者也。至於出身。則如發駕離宮。簇擁護衛。蟲蟲不知其幾千萬隊。及其行度。則逕進直出。而不以扭捏。疎節闊目。而不作星峯。如虎之踞。如牛之奔。如騏驥之過都歷境。如騰蛇之駕霧游雲。或生間而生變。復有峽而有關。其頓也。若降萬山以爲臣。其伏也。若懷萬寶而休藏。界龍水不必貼身。靡不藉嚮而引駕。送龍砂不必戀主。莫不望影而奔馳。頭顱高廣。手足綿長。其餘枝之所盤礴。猶足以陶縣鑄州。分鎮設市。而彼且倏然長往。挺然不顧。況其止焉者乎。若乃帥駕將歇。入垣布局之時。則又掀天揭地。襟江帶湖。我止而四方羣從輻輳以爲局。非

以我而就局也。我住而千里百里逢迎以爲朝。非以我而趨朝也。如一人之御極規模宏闊。如萬國之衣冠。逖立遙觀。奇峯遠秀。依稀天漢之間。水口關闌。彷彿杳冥之際。周遮百里。不以爲迴。汪洋千頃。不以爲曠。砂不以向背論純疵。水不以陰陽論吉凶。穴不以饒減論作用。此榦之所結。奔逸絕塵。遠出於枝龍者。全以勢也。豈凡結所能彷彿一二哉。是故立郡扞都。分茅胙土。后王將相。名臣大儒。朱紫滿門。簪纓奕世。惟榦爲然。下此雖有發越。不過富貴人財而已。然則認地當識其大。識大當先認榦。業是者可放開眼皮。大張眼界也。

論龍六

龍之形。不論枝榦。大抵要起有勢。落有氣。行有神。分析有威。尊卑有倫。先後有序。掩映有情。有呼有吸。有闔有關。又要頭不傾斜。身不模糊。臂膊不低陷。手足不反背。性不懶緩。意不懈弛。其直如繩。而不屈強。其曲如索。而不板硬。其重如鐘。如櫃。而不呆滯。其輕如帛。如幡。而不飄散。如執簡趨朝。如持械赴鬥。又如鳳舞鸞翔。驥奔鶩落。浪湧濤翻。風

馳雨驟。兼之有部有從。有迎有送。或印隨劍護。峯拱池夾。風不吹峽。水不割脚。拿前捲後。而主勢愈尊。左提右挈。而主神益固。見之不覺心驚神往。意快志滿者。必如此而後。謂之真龍。其結不可量矣。

論龍七

龍有正格。有變格。非形體無以識其正。非性情無以識其變也。何謂正。由祖宗降勢以後。出身正大。一星另星。博換而來。號令嚴明。部伍整飭。或步或驟。不離於常格者。此全以德勝。不任情爲起止也。蓋倫序不紊。禮也。自治詳明。廉也。若據而候。寬也。欲進而却。遜也。不矯不炫。安閒自樂。至於其所。自然開面成局。拱照有情。不必有以治之。而自不亂也。不必有以聚之。而不自散也。若然者。惟德足以鎮御。而招徠故耳。此龍之正格。極爲純粹。不離乎形體。而可以得之。若夫變格者。由祖宗降勢以後。更自標奇立異。與正龍不同。雖一星另星。不無博換轉變。但其行也。不遵正途。或乘風而往。或傍水而趨。或單騎而前。衛不及隨。或微服而過。人不及覺。條隱條顯。超乎常格之外者。此全以才勝。

惟任情以自恣也。蓋藏形匿影智也。單行獨進勇也。欲伸而屈權也。欲攬而收義也。有膽有量。揮霍自如。至於其所。或戀而從局。或慕而趨朝。若有以降之。而強者不敢不服。若有以制之。而亂者不敢不治。若然者。惟其才足以駕馭而號召故耳。此龍之變格。極有力量。必察其性情。而後可以識之。龍法雖多。總不外此兩途。認龍者不可不審。

論龍八

論龍當審其疑似。呆龍與螫龍不同。狂龍與怒龍不同。奔龍與游龍不同。串龍與蜈蚣不同。翻花與瓜藤不同。走珠與浪蕊不同。此真似之分。苟辨之不精。必將以無用爲有用。而求之太刻。又未免以佳物爲棄物矣。至於龍身所帶之病。又不可不察。如形勢反常。星脈失據。起不能伏。伏不能起。直如竹篙。串如算子。短而膨脹。長而窈窕。巉巖帶殺。勾藤反戟。分劈太重。度峽過多。頭輕足重。頂破身漏。首高尾低。手攣足縮。柔弱不振。雜亂無宗。風射其峽。水割其脚。凡此皆龍之病。一見而無疑者也。萬一不察。遇花假之穴。而妄意扞之。安得不禍人哉。故有龍而犯其病者。寧棄而不可用也。

論龍九

夫龍有來亦有去。善認龍者。不但審其來。尤當審其去。不知去者。不知劫者也。不知劫者。不知劫之有二義也。二義謂何。分劫與轉劫而已矣。分劫者。旁拽前撻。擘擘奪枝。如大俠之陰竊國寶。如巨盜之負囊揭篋。或以庶代宗。或以奴乘主。政出多門。權不歸一。此龍之無專受者也。至於轉劫者。起止之間。斷續之際。始而復終。終而復始。乃氣候開閉之一大關界也。月至此晦而復明。日至此暮而復旦。歲至此冬而復春。人至此父而復子。植物至此槁而復甦。天地至此混沌而復開闢。此宇宙無消而不息之化機也。故凡中落正授。或停驛騎龍。業已融結於三四節之間。必有一斷以截住真氣。而無撻拽耗漏之患。然後轉起星辰而去。此轉劫之妙。不可謂其去長。而與彼分劫者同類而訾之也。易曰艮以止之。始終萬物者。誠莫盛於艮哉。然則不歇不劫。一劫一地。劫多而地亦多。劫大而地亦大。龍之大者。不知經歷幾劫。至於盡而其劫亦終矣。故曰認龍來不。易識龍去尤難。

論穴一

地之有穴。如人之有頭面。一身之精華萃焉。故穴者吸全龍之精神氣魄脫穎而成者也。蓋穴不虛生。得龍之體而成形。得龍之質而成氣。得龍之性而爲情。得龍之力而爲勢。得龍之華而成格。得龍之氣魄而成神。如子媳之於父母。若影響之於形聲。是以龍貴則穴貴。龍賤則穴賤。吉凶美惡大小。莫不相肖。蓋一體而不容分異者也。故有龍必有穴。好龍必有好穴。如龍旺則穴亦多矣。是以未論穴先論龍。此點穴之前一着大功夫也。

論穴二

得龍則得穴。而穴每難點者。以其不得法耳。大意點穴之法有四。一要認穴體。二要認穴星。三要認穴形。四要認穴情。何謂穴體。細嫩靜柔是也。若老而不少。粗而不精。動而不定。剛而不軟。非穴體也。非體者恐是拙體。當求之於星。何謂穴星。金木水火土是也。若圓不爲金。方不爲土。曲不爲水。直不爲木。尖不爲火。非穴星也。非星者恐是變星。當

求之於形。何謂穴形。窩突氣脈是也。若開口深濶。懸乳粗蠻。落脉直硬。鋪氣散漫。非穴形也。非形者。恐有另形。當求之於脊。於弦。於脚。於芽。於節。於角。於鬚之類。何謂穴情。收束斂聚是也。若流而不收。大而不束。濶而不斂。散而不聚。非穴情也。非情者。恐有別情。當求之於落。於卸。於轉。於合。於掬。於接。於拋之類。穴法雖難。大抵此四法精。卽無餘蘊矣。

論穴三

點穴須先識穴之大要。不識其大要。雖得法亦徒勞耳。大要者。求之落脈以定其有無。結咽束氣是也。考之四應以定其止住。朝案官鬼是也。審之左右以定其倚靠。砂水包抱有情是也。以宅正而知其爲常。以出奇而知其爲怪。一見卽定者顯也。不必苛求以亂其初見。細玩方現者隱也。必須精察以盡其深情。可高可下。可左可右者疑也。慎勿爲所眩。無星無脈。無情無勢者假也。宜棄而不取。點穴之道。必先從此悟入而後可。

論穴四

地之有穴。猶國之有主。軍之有帥。必異於衆而後尊也。故山一無特星。則面目相似。結東不殊。紛紛淆亂。烏知其爲主與帥哉。古人點穴之法。擇特爲要訣也。故曰穴以尊而後貴。星必特而後尊。雖然特大誠是矣。而粗蠢剛猛。則形不成。而大反爲老樁山脚。特小誠是矣。而輕微細弱。則氣不蓄。而小又爲鼠尾浪花。擇特者。可不知歟。

論穴五

大抵入穴。最忌危疑搖蕩四字。危則不安。疑則不確。搖則不定。蕩則不守。總之非靜也。夫穴星要靜。穴情要動。若星不靜而情動。則爲動中之動。所謂行而不止。氣弗載矣。夫靜中之靜。猶可以鑽木敲石之法。而得其生氣以乘之。動中之動。又安能以塞潰遏流之方。而得其生氣之所凝哉。

論穴六

夫形勢顯著。星體分明。一見而可得其穴者。無難點也。然有入局。初覺茫然無下手處。或枝葉紛雜。或手足粗蠢。或綿長四出。或扁濶無收。此亂濁流散四字。爲到局所深忌。

者也。然水聚砂交。局成龍歸。斷無虛設之理。大要在捉脉爲主。蓋龍真則氣束。必有一脉可尋。出脉後不問其成星與不成星。合格與不合格。但要頭員背負。隱隱有納棺處。便就此處頂脉裁剪。打開明堂。雕龍鑿虎。截其餘氣。此亂中求治。濁中求清。去中尋留。散中尋聚。爲點穴之要訣也。又如脉真矣。出脉後或直而不橫。或斂而不展。或偏而不正。或竄而不圓。有身而無頭。無面。又當別尋。蓋脉可以定穴之有無。而不可以定穴之止住。必有奇形怪穴。或趨河濱。或傍邊隅。或出孤露。或沉泥沙。於芽於節。於角於鬚。於轉於掬。於回於合之間。細察精求。按定朝樂官鬼。而以成法合之。雖有奇形。而真氣自現。不能外矣。

論穴七

穴要得勢。若斂而不張。高而無護。孤而無撐。縮而不伸。非穴勢也。穴貴合格。若員不中。規方不中矩。直不如弦。彎不如弓。非穴格也。穴要有神。若濁而不秀。暗而不明。呆而不活。散而不聚。非穴神也。大抵穴體宜著。而穴形喜微。穴星宜顯。而穴情喜隱。穴勢宜揚。

而穴神喜藏。有著者顯者揚者以爲之發現。則生氣明白而可據。有微者隱者藏者以爲發晦。則精光含蓄而不露。又論穴者所當知也。

論穴八

龍主形而穴主氣。穴主氣者。非穴自穴而氣自氣也。氣者穴之氣。穴者氣之穴。是穴卽氣也。第非以形。則氣無掛搭處。故不曰氣而曰穴耳。氣故無方無體。亦得而詳言之。無星無脉。則氣不眞。無輪無暈。則氣不棲。無斂無收。則氣不止。無勢無力。則氣不旺。無轉無換。則氣不變。無退無卸。則氣不悠揚。無體無格。則氣不清。無鍾無蓄。則氣不積。無生無餘。則氣不化。無堂無局。則氣不聚。無朝無應。則氣不凝。不推不落。則氣不來。不起不陷。則氣不生。不湧不凸。則氣不滿。不隱不隆。則氣不至。諸如此類。是無氣也。無氣是無穴也。然則認氣爲點穴之要訣。認得氣則無穴之不明。亦無穴之難點。又何有穴法之可守哉。始於擬議。終成變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論穴九

夫穴取圓淨光潔爲尙。然而不能無疵類者。此天地之累氣相感而成。雖龍脉砂水皆有之。而在穴尤不宜見。蓋如癥疹癢疥之在人頭面。不惟破相。甚足以貽心腹之害。縱龍真脉的。終不免爲善美之累也。如頸長翅短。貫頂墜足。童頭破面。竹篙水棍。死塊鼈裙。突肚囊弦。簪箕弩嘴。排脅仰瓦。空窩吐舌。種種醜惡。皆足以爲穴之蠹。不可不詳察也。凡此當審其輕重。輕而可治者。或竅或削。或截或培。隨病施藥。庶可消偏駁而歸中和。如重而不能治者。棄而勿用可也。慎勿亂挖以禍人。然有內蠹不能無外蠹者。又勢也。或挾刃而禍隱肘腋。或暗刑而戎生暮夜。或虎入明堂。或裹頭拭淚。或水射臂膊。或風襲腰腎。雖曰手足之患。總爲傷身殞命之害也。可治則治。不可治宜棄而不取。毋以外患而貽內害。不亦可乎。

論生氣一

天地間氣以成形。龍穴砂水皆是物也。乃穴氣何以謂之生氣。生氣者。生生不息之謂也。譬之人身。充體皆氣。惟鼻之氣。呼吸不息。而後能生人。蓋鼻之氣。統諸氣之會。以司

其出入而地之氣猶是矣。然地之氣呼吸無以見。必以脉以星而見也。夫地脉以吸之。星以呼之。有脉而吸也。可知。有星而呼也。可知。有呼吸而生生不息也。可知。脉非生氣之母也耶。然脉可以識生氣之有無。而不可以證生氣之流露。亦驗之於動而已。當束脉成星之際。或動而爲起。起者陰也。或動而爲陷。陷者陽也。雖有陰陽之不同。猶心之發而爲意。雖有善惡皆意也。則陽陷陰起。皆動之徵也。但以隱微爲尙。如起中有陷。陰中之陽也。陷中有起。陽中之陰也。皆靜而動也。若全起全陷。則爲純陰純陽。動中之動也。生氣所不載矣。然則動者生氣之倪。求生氣者當認其動。又當認其靜中之動始得。乘生氣者可不察哉。

論生氣一

動爲生氣之倪。認生氣者固以動爲端矣。然正體星辰靜而不動。不分窩突。又無起陷。時師以爲頑金死土。無生氣可尋。往往棄而不取。不知此乃太極渾淪之象。陰陽未分。包含造化。收斂精神。真氣內藏而不外洩。力量極爲宏大者也。間有鹵莽之士。妄意開

孤取水而不知所乘。則至寶殘害者多矣。故凡值此形。必要審其來脉。來脉爲陰。則當大開水穴以爲陽受。來脉爲陽。則當離開界水。作小星體以爲陰受。其高低大小浮沉一切。以三體六勢四殺之法消詳而用之。此化氣之法。爲術家之妙用也。

論生氣三

起陷二字。求生氣之要訣。但動則不可測。而起與陷。烏足以盡之。亦求之於類焉可也。如所謂突乳節股鬚茅塊苞等形。皆起之類也。皆謂之陰也。如所謂窩口窟鉗轉皮弓掬等形。皆陷之類也。皆謂之陽也。蓋氣始於微。中於微之著。終於著之微。察其形而細體認之。始得氣之微而微者。氣之始生也。初氣也。要隱而不昧。氣之微而著者。氣之正生也。中氣也。要暢而不流。氣之著而微者。氣之既生也。終氣也。要舒而有斂。無非動也。卽雖不見起與陷之形。而實不離乎起與陷也。苟徒執起陷二字而不充其類。是知初氣而不知中與終之氣也。烏乎可。

夫地有生氣。則有堂氣。蓋堂者。穴前之小明堂也。無此則無外資。而內不能養。必不結穴。然堂自爲堂。不可與局混。堂爲一人之堂。局則衆人之局也。蓋一局之內。不止一龍。一龍之身。不止一穴。一穴各有一堂。非如局之與衆共者也。故堂近而局遠。堂宜小而局宜大。堂宜虛而局宜實。近者內潤之先入。遠者外蔭之徐來。小者鎔氣之不散。大者浩氣之全收。虛則有容納之度。實則爲富厚之資。此又收堂局者所當辨也。

論局二

局雖爲衆人之局。然全局所用。只爲一地而設。餘穴雖獲其用。而未能收其全用也。蓋聚而爲局。止而爲穴。而有聚因止。止因聚之不同。聚因止者。以我爲主。而人從之。人從則我重矣。止因聚者。以人爲主。而我從之。我從則我輕矣。以輕就重。不如握重以御輕。是故以我應。不如以應我。以我局。不如以局我。然則謂局爲衆人之局也可。謂局爲一人之局亦可也。

論局三

夫地猶奕也。一眼死。二眼生。三眼大。地之有局則眼也。眼多則占得地盤亦多。眼大則占得地位愈廣。是故地要論統攝。統攝要看局面。局面廣濶則統攝者遠。而其中之主可知矣。蓋奕角不如邊。邊不如腹。此大小之所由別也。

論局四

夫一斗之室。容膝無餘。三家之村。搜羅有限。此局之易見者也。若着萬馬而不見其寬。備諸有而不見其塞。川源綿邈。等憲度之汪洋。貨寶具陳。開庾庫而森列。或四望曠遠而無垠。或三陽俱全而不見。層城疊帳。常存關護之情。萬派千流。不懈朝宗之勢。重圍密遮。攔外有闌。愈推愈廣。至於朝貢不及之鄉。而後知其非我屬國也。以此爲局。至完至大。砂不以向背論純疵。水不以陰陽論吉凶。泚垢污濁。此其茹納。激撼震蕩。此其鎮靜。走徙逋亡。此其收拾。此非遐覽逃觀。未有不執一坵一派以自封者。必也身不越尺土。而矚目在恍惚杳冥之際。目不踰所見。而運神在千里百里之外。豁包羅之懷。不以前溪谷爲界限。作域外之觀。不設尋丈封畛於胸臆。或得之於目覩。或得之於咨詢。

遊神蕩思而後識之矣。論局者不可不知。

論局五

高山之局。面前所見無非山。雖不見水。山之空處皆水也。說者謂山局不論水。雖有順反斜射水殺。山掩故無論也。不知真氣融結處。水必有情。或朝或拱。山下之去來。自然合法。此造化之妙也。特以其不見。故山重而水可輕。水之瑕疵。不論可也。平洋之局。面前所見無非水。雖不見砂。水涯自有砂也。說者謂水局不論砂。雖有尖斜順攢砂殺。水護故無論也。不知真氣凝會處。砂必不亂。或攔或抱。水裏之繞纏。自然合法。亦造化之妙也。特以其不見。故水重而砂可輕。砂之不齊。不論可也。總之天造地設。不以穴中之見不見而有異。明朝不如暗拱。地之砂水有一不足。終非真氣之所聚。終爲全地之累。

論局六

閉門吃飯。此穴之最忌者也。又有一樣高巔絕頂之地。夾護貼身。案山逼近。不見遠朝。及四圍城郭。到此言局。不容三寸矣。殊不知山腰平地之局。局在一面。而山巔絕頂之

局。局任乎天。四方八面。皆我堂氣。以星辰爲拱照。以天澤爲滲潤。不論羅城之缺陷。不論水口之關闌。無局之局。爲天地間第一局也。彼管窺蠡測者。見之而不能識。識之而不敢取。故天巧天風之穴。安得不爲棄物哉。

論格一

有局無格者。名曰空局。故地有人丁千萬。貲財巨萬。而不能出貴。或出貴而不大。非局故也。以其無屏帳關峽。簾幕貴人諸格耳。蓋成星不過發富。至於貴。則非合格不能也。蓋品格分。而後貴賤尊卑大小因之。是故如三台鼎立。九腦橫排。屏帳後設。天太雙峙。蘆花三鼻。梅花亂撲。鴻雁穿雲。羣鴉噪鳳。走馬趨朝。金門待漏。日月夾脉。獅象伺門。如諸美格。不能枚舉。有一合焉。可望而知其貴也。不必曰合某格。出某貴。一一比類而求驗。大抵尊卑大小。可得而識之矣。

論格二

格不易識。辨格當先辨體。蓋格不離乎星。而實合諸星以成者也。故辨格者。須於觀合

並貼特借諸體中求之。蓋掩映配合。盡態極妍。所謂集衆觀以成其美。此造六自然之巧妙也。苟不解其妙。而求格於一星。則一山固不能兼該。諸山又不能聯屬。零散支離。將何能打成一片哉。此取用非慧眼不能也。

論格三

格非尊星不重。而尊星有品第。又辨格者不可不知也。經曰。左輔上相。弼次相。破祿上衛。廉次將。文曲分明是后宮。武曲貪狼。帝星象。惟有巨門最尊星。喚作極星。事非誑。此非尊星之品第乎。識此則雖至尊極貴之地。胸中自有主見而不能炫。其餘凡結可。難於定矣。

論格四

夫格以尊星爲重。星又必得輔翼而後尊。如一木穎異。一金嚴重。非不尊也。而部從侍衛。不足以觀之。如當宁而無負辰。貴人而無屏帳。將帥而少參隨。成何體象。成何威望。此之謂獨體。主貴而無職。或有職而不顯。輔翼其可少乎。蓋尊不自尊。必藉衆勢而後

成其尊。此又論格者所當知也。

論格五

龍固以成格爲貴。格又以穴後爲緊。蓋有全龍之格。有數節之格。造化之生機有限。固不能盡畀之以全。但得數節足矣。然數節之格。與其在龍身而與穴遠。無寧在穴後而與穴近。古人云。穴後一節爲龍格是也。然龍合格。又得穴格足。以襯龍爲更優也。穴得格。主當代貴。龍得格。主異代貴。故合格之地。遠不如近。龍不如穴。

論格六

龍得格矣。或應砂庸劣。而朝不秀麗。此山靈內蘊而不能外揚。主出貴而文不顯。或文高而譽不彰。生榮耀而死泯滅者皆是也。故格必合龍穴砂水而後爲全格。又有龍不奇而砂水合上格者。非浪得虛名。則主貴出女家。故地與其不得全格。無寧以龍穴爲重。

論格七

又有一等之地。起祖降勢。行度有法。及至入首成穴。又得五吉出面。格非不奇也。但子然高山。四圍無護。或應砂遼遠。彷彿杳冥。雖得天光之照臨。未免風寒所侵奪。此真獨體也。主高科而不任用。或既第而逃乎仙流。或出神童而不壽。或爲丹士而無傳。或僧道而爲高官。或間出穎異之士。而人丁終不大發。此地到處不少。但乍見之而龍真穴確。似不可舍。詳玩之而瞻望躊躇。不覺其索然矣。非好奇之士。孰能不爲雞肋哉。

論勢一

龍脉切忌懶緩散慢四字。懶則無力。緩則不湧。散則不收。慢則不緊。大要只緣無勢耳。若得勢之地。必無此病。然勢不獨在龍穴。雖局與砂水。皆要有之。特視龍穴較緩耳。大抵龍穴既得勢。則堂局砂水。未有無勢者也。蓋一氣渾成。龍穴砂水。總爲一個物件。故也。

論勢二

夫地有龍勢。有穴勢。而獨詳於龍勢者。龍博而穴約也。龍穴有勢。而砂水與局亦有勢。

乃獨略於砂水局者。龍穴重而砂水局輕也。列而言之。龍勢有七。起落陟行分佈住是也。如祖山微小。則無起勢。出脉無大星辰。則無落勢。峽起不聳拔。則無陟勢。步趨懶緩。則無行勢。宗山頹弱。則無分勢。主山不開張。則無佈勢。入首模糊。則無住勢。穴勢有三。坐立眠是也。如不端不嚴。則無坐勢。或跛或倚。則無立勢。如偃如仆。則無眠勢。龍穴如此。謂之失勢。則亡。而砂水不必問矣。至於龍虎強直。則無回勢。應案無情。則無拱勢。關戶不密。則無交度勢。羅城不固。則無護衛勢。雖龍穴得勢。亦爲全地之虧矣。

論勢三

夫地雖論勢。而勢有不同。有以卓拔開展言勢者。此形勢也。如高山則論其高大。平地則論其遠濶。有以出沒飛揚言勢者。此神勢也。如高山則論其變幻。平地則論其牽連。二者不可不辨。

論勢四

觀山之法。以勢爲難。非難於形勢。而難於神勢也。蓋神勢者。其體至大而剛。其用至柔。

而強。名相所不能定。矩尺所不能量。機入機出。其奇無窮。神往神來。其運無方。既能巨而能細。亦能縮而能長。倏沉倏浮。載飛載揚。升降乎木火之際。出沒乎金土之鄉。忽東忽西。而奔馳靡定。若沒若滅。而隱現無常。如草聖於張顛。若舞劍於大娘。一似驊騮之過都歷塊。俄頃千里。恍如螭蛇之游雲駕霧。瞬息萬狀。或摩空而接漢。或隱泥而潛洋。或走河濱而棲泊。或依郊原而退藏。又如虎踞牛奔。鳳舞鸞翔。或雲興而雨驟。或浪湧而波狂。或如羣雁之度關。或如萬馬之行疆。或如陳兵列戟而長驅。或如豎旌擁旄而趨蹌。奔逸絕塵。馳驟莫當。若應接之不暇。而耳目頓忘。蓋可以意會。不可以形求。可以神悟。不可以格商。此爲宇宙之奇觀。而亦化機之微彰者也。是以龍不得此不矯。星不得此不昂。穴不得此不異。氣不得此不揚。雖遇之而不偶。亦識者之多盲。若泥形守埒。固失之覲面。卽繩趨尺步。亦茫然喪亡。苟非仙傳而神授。安得道眼之高强。嗟乎。世無方臯之俊眸。孰能辨別乎驪黃。此予自得之學。極快意而滿志者也。安得知音者。與之夜雨而連床。

論氣一

地以氣爲主。而氣有諸中。必形諸外。故氣雖難認。能察形。自不難認也。形有屈伸闔闢。則氣有浮沉聚散之不同。形有精粗肥瘦。則氣有厚薄清濁之不一。是以蠻大者氣必粗。尪羸者氣必弱。巉崖者氣必凶。震撼者氣必暴。以散亂而知其撒。以模糊而知其昏。以呆滯而知其頑。以帶煞而知其惡。頭額低微者輕也。手足拘攣者促也。疎節闊目者虛也。藏頭掩面者縮也。呈露有激揚之意。徑遂無和緩之情。過峽頻頻。其困也可知。枝脚不收。其惰也可卜。分析明白。精察而詳審之地。之臧否善惡。可得而定矣。又須知發軔輕微者。無祖氣也。出脉粗蠻者。無束氣也。宗山低小。無分氣也。星不卓拔。無振氣也。過峽真斷。無續氣也。火木不間。無化氣也。到頭無束咽。無貫氣也。入首不分陰陽。無生氣也。支持不密。無鎔氣也。砂水不聚。無堂氣也。大抵鬼劫重則爲竊氣。而氣不歸。分劫多則爲漏氣。而氣不專。嫡脉不貫。則雖有結而非正氣。頭面虛花。則雖有穴而非真氣。總之龍神爲元氣。龍神不旺。雖有生氣。必然萎蕪。羅城爲神氣。羅城不固。雖有堂氣。終

見蕭條。認氣至此。無餘蘊矣。苟非步步推測。以求了了於胸中。烏能通幽而達微哉。此形家之極緊工夫也。

論氣二

天地之化機。無處不到。是故於幽邃得其藏氣。於明暢得其舒氣。於短縮得其蓄氣。於長裊得其飄氣。於絕頂得其浮氣。於淵泉得其沉氣。於傍溪得其泊氣。於平坦得其鋪氣。蓋真氣之流露。並不定於一處。若以一律求之。是猶師陰而無陽。師陽而無陰也。非圓機之士。烏足以語此。

論神一

夫地非塊然不靈之物也。使其塊然不靈。則夫煥爲人文。顯爲富貴者何故。惟靈故也。有靈則必有神。神也者。蓋天地一段靈爽精華之英。發現而不可閉抑者也。如日之煥。如月之輝。如火之亮。如水之明。如人之威。無往非神也。不在跡象內。不在跡象外。不可以有意求。不可以無意得。亦至難認矣。然非終杳冥而不可測也。擬而議之。如鶴鳴九

臯。則其神清而高。如猛虎跳牆。則其神怒而奮。如靈貓捕鼠。則其神守而專。如大將督戰。則其神嚴而威。如文士揮毫。則其神深而靜。如仙人坦腹。則其神閒而逸。又如金在砂而燦。玉藏石而潤。如色之有彩。如聲之有韻。總之可望而不可即。可想而不可言。在神悟者自然契之。斷非口講指畫所能傳也。苟非具道眼者而與之語。此不幾於癡人前說夢乎。

論神二

夫神非不發越奮迅也。然主勢不專。趨向不一。能無搖蕩散亂之患耶。神所憑依。將在帝樂。神所凝聚。將在朝應。蓋帝樂也者。所以定我之神而不搖。朝應也者。所以凝我之神而不亂也。故凡神來之地。必得帝星後峙。樂星橫設。如明王之負扆。貴人之居屏。主勢既尊。則不失其所依。而我之神始重。又必應砂特來。朝案發秀。全神相顧。如貓之捕鼠。母之視兒。趨向既專。則不亂其所營。而我之神始一。既重且一。則向之發越飛揚者。而後不爲淺露散漫之神。此非內外相借。賓主相資。烏能得之。

論神三

夫神非不重且一也。然猶戒於外洩。稍有疎虞滲漏之處。則神不固也。羅城者非所以固吾圉者乎。故論神之全者。必以此得力爲主。如能樓櫓森嚴。羅城鞏固。內內外外。依附附。而後神氣內完。則無耗洩走漏之患。所謂假衆相以全其神者也。總而言之。得星之勢者神偉。得格之勢者神奇。得主之勢者神尊。得朝之勢者神靜。得局之勢者神完。然則神之於勢。若形影聲響而不容離者。非神機之士。烏能識之。

論神四

夫神一也。然有可見之神。有不可見之神。可見者於形體上追求。不可見者在方位上尋討。如四垣六秀。祿馬貴人。或胎養生旺。或陰陽合局。此不可見之神也。假不可見以助其所可見。然後陰扶默翊。而其形無敝。不然神既不全。形將安固。譬如有相無命。相隨命滅。於是術家有接命之法。其所以趨吉避凶。迎官就祿者。固一一有成規。至於合之而使不爲煞。制之而反化爲權。此又化神之術。至精至元。業是者可不知乎。

合論星格勢一

夫地以得勢爲奇。而勢非榦龍難得。格則小榦大枝並有之。星則不過小枝而已。星也者。正體帶體之所成也。格也者。並體合體聚體之所成也。分而言之。合格則星細。得勢則格細。彼此不相違越。合而言之。入首論星。穴後論格。龍身論勢。三者機若一貫。是故五星九曜。此星之星也。員中規。方中矩。不欹不飽。頭面分明。此星之格也。高而百尺。闊而數尋。後高前低。後大前小。此星之勢也。蓋座屏帳三台貴人之類。此格之星也。並列平分。配合掩映。燦然成章。此格之格也。輕重適均。疎密得宜。雖清奇有致。而實遒勁雄強。此格之勢也。非火非木。不金不土。不可以形象定。不可以名相稱。此勢之星也。闔闔去來。吞吐出沒。而難以端倪。此勢之格也。高而摩空接漢。長而萬仞綿亘。闊而浪波無際。如重屋疊疊。如萬馬從天之類。昂然而來。倏然而往。見之令人驚悸。茫然喪其所懷來者。此勢之勢也。細玩精求。參此證彼。非圓機之士。烏能識之。

合論星格勢二

論星格勢而不及乎穴者。固爲失其所歸。論穴而不及於砂水局者。亦爲缺而不詳。請列而推之。四凶五吉。此穴之星也。開口懸乳。九九變化。此穴之格也。審其所聚。察其所止。以定穴。此穴之勢也。尖員曲直。開面成形。此砂之星也。金魚玉印。誥軸文筆等相。此砂之格也。朝迎侍衛。對立并峙。照應有情。此砂之勢也。員而爲金城。方而爲土城之類。此水之星也。御街倉板文曲諸形。此水之格也。或纏護貼身。抱而不舍。或朝宗顧主。去而復留。此水之勢也。員而爲金局。方而爲土局之類。此局之星也。守垣星五。神秀星六。此局之格也。羅城有力。四圍齊起。八國俱完。此局之勢也。蓋合九星以爲星。而後其星成。合諸格以爲格。而后其格鍊。合衆勢以爲勢。而後其勢達。此之謂集衆觀以成其美也。不然。有內無外。有主無輔。雖成星而實虧。格雖尊貴。謂之破格。勢雖橫放。謂之勢孤。造物固無偏枯不完之化機。而無如生機有限。亦有滲漏欠缺之處。苟非求全責備。其不以瑕爲瑜者。幾希。

形格氣勢神總論

夫山分而成形。若蠢而不秀。非形也。合而成體。若雜而不整。非格也。散而爲勢。若亂而不收。非勢也。聚而成氣。若積而不蓄。非氣也。發而爲神。如有色而無彩。有聲而無韻。非神也。是故無形不真。無格不貴。無氣不貫。無勢不大。至於無神之地。則富而多濁。貴而多俗。文而不雅。武而不威。清而不高。而神尤爲地之所重。可知矣。雖然。求形於勢。勢到而形不到。謂之失據。求氣於形。形到而氣不到。謂之無歸。氣賴精潤。若堂傾失血。則氣到而精不養。終爲枯槁。氣賴神完。若城破招賊。則精全而神不固。必見蕭條。此又論氣勢形神者。不可不參究而精求也。

論三結

地有形結。勢結。氣結。之不同。勢結。多在於高山。氣結。多落於平洋。形結。則合高山支隴。平洋兼有之也。但勢者高山之氣也。氣者平洋之勢也。以其在高山。則未離乎形。故可以言勢。而不可以言氣。以其在平地。則脫乎形。故可謂之氣。而未嘗不可謂之勢。

勢結

勢結爲陰中之陽。凡山頭穴體高大而雄峻者是也。入首必要圓淨伶俐。合諸體格。立穴必須躲縮。行龍更經退卸者愈妙。又必須下手能拗得轉。又必須部從能護過本主。又必須堂局能稱得穴過。方爲佳結。如穴處或有貼體寄體閃體。則陽復變陰。此又勢中之形。不可以勢論也。凡大龍前行。腰上落下二三節結穴。必要山勢雄大。而後能抽拔其主氣。此之謂奪胎。亦勢結也。若落頭細微。則真氣爲大龍所扯。而氣不住。故腰結不妨陰落。若陰而復變陽更妙。

形結

天地間地。惟形結最佳。其爲體也。不高而亢。不大而蠻。嫩而不老。精而不粗。最得天地中和之氣者也。惟其中和。是以能備勢與氣而兼有之。故曰有形無勢看雄健。此形中之勢也。又曰葬脉不如葬氣。此又以形而兼氣也。

氣結

地以氣結爲大。而氣結又以積氣鍾氣藏氣聚氣散氣爲最。其餘氣珠氣泡氣蕊氣塊。

之類次之。

積氣穴者。由於龍身旺盛。不肯淺發而輕洩。故積而爲厚重博大之氣。或爲垂坡。或爲仰坪之類。穴星既闊大。穴情又開宏。極爲難點。初以定法豎立一標。從頂視似低。從脚視似高。從左視偏右。從右視偏左。擬議狐疑。不容遽定。當以擊水紋并佛像員光求之。四面參酌。而扞其中正可也。雖前有標。不妨改易。仍須深葬而闢堆。大聚浮陽之氣。而使之不散。此之謂積氣穴。其力量大有過於常穴。而發越不可量者也。

鍾氣穴者。由於龍神專一。既無腰落。又無分結。雖枝葉扶疏。而聚精會神。只爲到頭一穴。體裁重大。孕蓄博厚。或居山麓而餘氣盤礴。或落平洋而陰砂圍護。此穴最難得。諸體皆有也。經曰。支之所終。氣隨而鍾是也。乘之得法。其力量最大。發越亦久。

藏氣穴者。如圈金。如仙弓。如交翅。如紐會之類。由於龍厚氣深。餘氣盤礴。其支持護衛。皆是自家骨血。包孕完固。真氣不洩。其催最速。但要從容。不宜太緊。太緊則其氣逼促。而不舒暢。又喜外局寬大。苟無外陽。而朝山逼壓。此閉門吃飯之地。主出人貪慳鄙吝。

雖富何足道哉。

聚氣穴者。合衆氣如一氣也。或坡或坪。平闊而可穴處。如湯中之酥。如水上之漚。隱而不甚露。密而不甚疎。以其聯而不可分。有聚的意味。故或十棺二十棺。共爲一大穴。俱要四圍輪廓寬而高起。如無輪廓。要四圍裊裊有餘。外有陰砂圍護爲佳。又須淺葬。大作扁堆。以聚其陽嘘之氣。此合散爲聚。最爲氣穴中之至奇而難得者也。其力量大小。不必以前後左右分論。以其通融流貫。一氣不異故耳。

散氣穴者。分一氣爲衆氣也。或坡或坪。員而闊大。仰而爲銅羅形。中間可穴處。如堆盤之菓。撒地之錢。顯而分明。疏而可校。以其相隔而不聯。有散的意味。或十餘穴。二三十穴。各葬各堆。但要四圍輪廓寬而高起。而後其散可收也。須淺葬小堆。不致傷其陰吸之氣。此散其所聚。雖散而實爲一大聚也。此又氣穴中之最奇而不可多得者也。其力量大小。不無前後左右之分者。以其分殊離析。異氣不一故耳。

三結總論

形結不言星者。蓋星者形之星。形者星之形。形卽星也。勢結必言星者。若無星體可名。則有勢無形。而勢徒虛張。無氣所藏也。是以必論星者。勢以星而候氣也。氣結不論星者。若必以星體爲擬。則氣以形局。而氣不廣博。雖結不大也。是以不論星者。無星之星也。總之形結者。正帶襯貼諸體之所結也。勢結者。比拙展疊諸體之所結也。氣結者。堆飄鋪層諸體之所結也。求之前論始得。

展翅穴

龍要飛揚。穴要開張。故龍取飛鵝。穴取展翅爲上。如穴處揪斂而不開張。則其氣力微弱。不能撐達。龍雖秀。終不發越。予微特取橫飛直上爲第一格者。蓋有味乎其言之也。穴取展翅是矣。又有如木星結穴。或直或平。無肩無翼者。必得龍虎緊夾。如匣裏劍形。亦不嫌其揪斂。蓋以龍虎爲開展也。但貴而不大。雖富而人丁終不甚旺。

穴有展翅。又有交翅。捲翅折翅之不同。其宜忌亦自有別。展翅要明堂緊束。取闢而有闔也。交翅要外局寬舒。取闔而有闢也。捲翅者。一邊交也。要居下手。穴宜棄順而取逆。

折翅者無一邊也。要居上手。穴宜避虛而靠實。

奪總合氣穴

奪總穴與合氣穴。二者相對而立。奪總者。合而分也。最忌臂股之分行。故立穴不嫌於近頂。法多出於仰凭。合氣者。分而合也。最忌股脚之不收。而立穴不嫌於就褥。法多出於接拋。乃有三股五股分行而奪者。謂之傘頂穴。有三枝五枝並出而合者。謂之扇筭穴。然奪總不如合氣。合氣又不如合三合五也。雖然。頂薄休奪。唇輕休合。此要訣也。

合穴論

論穴惟合最奇者。以其勢不單行。形不獨立。必龍強力大而後有此。譬如謀爲。如得兩人同心協力。則其事業自別。故合穴最奇也。然而有辨焉。有雙脉齊到。一長一短。一大一小。併而立穴者。此合脉也。有兩山並立。如雙金扛水。二木連枝。二火聯輝。夾而成穴者。此合形也。有二枝同出。三枝五枝畢集。吐落平地。餘氣旺盛。融而成穴。如二龍吐珠。羣蛇掬蛤之形者。此合氣也。又有二龍共祖同宗。中間分行。不拘長短。到頭並至。二面

相顧。緊夾有情。則於緊夾有情之處。齊靠而立穴。如雙龍戲珠之形者。此合勢也。合穴有此數樣。總之合形奇於合脉。合氣奇於合形。而合勢更奇於合氣也。

飄氣穴

乘風而揚。其氣似散。要大而有收。如小則爲山尾而氣弱。雖收何益。苟大而得外砂包抱。雖不收亦收也。

泊氣穴

遇水而止。其氣似逼。要小而不窮。如大則爲山脚而氣粗。不窮何用。苟小而得砂嘴湊灣。雖窮不窮也。

珠神眞經 卷下

大觀

稱炭數米。非千金之器。問舍求田。豈貴介之士。由於所見既局。則不知大本領大根宗所在。而私智小慧。日爛日熟。於是乎嶽視魁父。海視行潦。稍有形穴。則以爲至奇至美。盡在於是。而一旦臨之以非常。每每覲面相失。譬如快棲鷓鷯之安者。不知全樹之蔭。矜守鮪魚之志者。必無巨魚之獲也。蓋尋地如赴敵門。彼敵人之營壁。不知凡幾。皆足以勞我師徒。煩我士卒。我一切過而弗覩。惟望旗鼓而得大將之所在。然後一鼓而下。其餘諸營壁。可不破而定也。所謂挈領而裘。自順。舉綱而目。自張者。非耶。不然。山山競峙。派派爭流。亦紛然混淆矣。苟不得其要領。而徒銖稱寸度。則破碎支離。離榦生枝。雖登覽日勤。足目日疲。而所見既昏。必不能識山川之大寶矣。

神觀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境與心謀。情與意會。悠然有當於衷。頓覺其不容釋者。蓋閱歷未施。而神先告。四體不言。而意自喻。此真一味天機用事。而一切形骸跡象。悉脫略不用。迨一一按法而求。未嘗不員中規。方中矩。蓋山川與人俱無二致。高卑巨細。吾心之法象也。闔闢屈伸。吾心之神機也。向背聚散。吾心之妙運也。開謝推遷。吾心之變化也。故我之意至。則山川之意至。我之情動。則山川之情動。我之神來。則山川之神來。奚待博覽苦索哉。默會則得。俯察便屬。下乘當下自真。參證總非神致。視夫伐毛去皮。而後知神髓。窮形逐響。而後知情態者。不猶落第二義。隔一塵者乎。然則獲珠赤水。信非離朱喫詬之能。識馬方臯。超乎牝牡驪黃之外。到此一步。方是德人妙術。方見道眼高強。此非養到識定。悟機深熟之士。斷不能然。而欲於初學之士。求之。猶與癡人說夢。其不以滋幻妄者。幾希。夫衆山競峙。萬派爭流。蓋亦紛然不齊。不一者矣。求其齊於不齊。求其一於不一。非智者孰能與於斯。夫一者靜而不動之謂。齊者治而不亂之謂。主欲其一。以一爲齊。客欲其齊。以齊爲一。未有治而不靜。齊而不一者也。未有靜而

不治。一而不齊者也。惟吾心有至齊至一者在。然後能以吾心之齊一。求山水不齊之齊。不一之一。斯得之矣。

氣象論

暫憩之謂息。久駐之謂歸。同歸之謂聚。羣聚之謂會。會也者。衆山輻輳。萬派趨朝。規模宏遠。氣象萬千。拱揖之山。皆爲名塚。龍虎之住。悉作佳塋。中間結構者。眞不知其幾許。但蜂洞蟻蛭。必有一王。此郡邑之氣象也。此地以會爲大也。若夫聚者。合異姓而同居。或八家而共井。趨向不同。齊集一局。堂戶各別。共出一門。然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此鎮族之氣象也。歸則獨闢一垣墻。自立一門戶。山足以自御。水足以自養。人財旺而貴氣鍾。可世爲憑藉之基。此一家之氣象也。至於息之爲穴。不過一山一水。如孤眠傳舍。一燈之外無賓朋。如遠寄孤舟。一飯之留無烟火。雖枝分節解之處。莫不有穴。只可以暫福而不能久。此一人之氣象也。纔發越則宜速更之。故曰息不如歸。歸不如聚。聚不如會。此又擇地者不可不知也。

諸結緊要論

地結有不同。則各有緊要之處。不可不察。如嚙結卜龍之首。要四山高擁。其氣初至。防剝。行結卜龍之身。要堂局開環。其氣正旺。防過。分結卜龍之手。要宗山有力。其氣紛出。防劫。複結卜龍之腰。要餘枝回顧。其氣中聚。防去。盡結卜龍之尾。要陰砂團護。其氣將終。防絕。

龍多於嚙處標奇。於分處顯異。於起處露鋒。於立處著穎。故過者一望可知。龍多於降處潛蹤。於轉處晦跡。於落處韜光。於棲處藏神。故觀者雖過而不覺。穴多於斜處得尊。砂多於逼處得寬。局多於偏處得正。水多於去處得還。此棄中有取也。龍似旁而實正。穴似側而實中。砂似走而實迴。局似逼而實寬。此似中有真也。草草忽略。幾何不以爲荒坵哉。

用變論

堂局砂水。未有不顯異非常。而能結地者。然當其入局之際。堂或傾或狹或斜或亂。砂

或直或走。或昏或闇。局或偏或側。水或斜或去。若一毫無足取。往往過而不顧。不知一步不到非地也。及登其穴。頓覺精神穎異。氣象不同。斜側者正。狹隘者寬。雜亂者整。直者曲。去者留。昏者明。闇者顯。另闢一乾坤。別構一世界。望之不似。卽之整然。過其門而不顧。入其室而欲留。視向之所見。迥然不相侔。然後喟然嘆曰。幾失之矣。蓋山川之精神有限。惟聚精會神。以供一穴之用。故入局之常而無奇者。正所以登穴之變而爲大奇也。蓋出身不變非龍也。入首不變非穴也。臨穴不變非氣也。登堂不變非局也。翼衛不變非砂也。流神不變非水也。惟地不取其常而取其變。又要變而不失其常。如龍雖變矣。而穿落傳變之法未嘗移。是龍之變而不失其常也。穴雖變矣。而息脉窟突之形未嘗易。是穴之變而不失其常也。局雖變矣。而砂環水聚之勢未嘗改。是局之變而不失其常也。砂水可以類推。山川之情態。雖千變萬化之不同。然而行止闔關。聚散向背之真意。未有不令人按前知後。睹指識歸。而可捉摸者。此造物自然之真機也。故勢如此聚。則知龍必如此來。龍如此行。則知穴必如此結。穴如此止。則知局必如此佈。而砂

水又可知者。此變中之常也。苟勢單而龍反強。龍小而穴反大。穴輕而局反寬。局弱而砂水更雄。宜輕處又重。宜重處又輕。宜大又小。宜小又大。宜卑又尊。宜尊又卑。則真失常矣。地貴用變。指失常而亦謂之變。豈通變乎。故知常而不知變者。謂之守株之士。知變而不知變中之常者。謂之反經之民。均亡羊耳。

星解

正體者。得五行之一氣。真而不雜。純而不駁。極爲純粹。而不易得者也。但要分陰陽。如金星高大者爲陽。低小者爲陰。餘倣此。此以五行備陰陽者也。

交體者。陰陽相媾之謂。如一星或上陰而下陽。或上陽而下陰。而左右亦如之。二氣相媾而不分。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二氣交抱而不離。又或勢亢則反陰變陽。勢柔則反陽變陰。彼此相生。互爲其根。又或氣盛則棄陰從陽。氣舒則棄陽從陰。彼此互乘。各行其化。此以陰陽而具五行者也。

兼體者。或金土。或火木。要形跡微著。不精微。嫌於呈露。蓋兼爲一氣。渾成之妙。得其意。

不必泥其跡可也。倘求索太刻。則氣化支離。看帶體。或餘氣。或曜氣。要界限明白。不明顯。嫌於權桶。然而渾淪鞏抱。又兼體之病。輕重不分。又帶體之病。辨體者不可不知也。帶體有帶本氣者。金曰流珠。木曰斜枝。水曰餘波。火曰飛焰。土曰剩塊。此本星之有餘氣者也。不宜太旺。以奪母氣爲佳。有帶另氣者。如金星帶土。謂之有根。帶水。謂之有化。帶木。火。謂之尅戰。然微火。又可以相成。故帶體當審其輕重。

並體者。或雙金。雙木之類。必要勢均力敵。又或有一金一土而並者。一火一木而並者。凡此類皆當審其根化尅戰。而後取用不差。

聚體者。或三腦而爲華蓋三台。或五腦或九腦而爲芙蓉帳幕。看其星爲金。則曰聚金。爲木。則曰聚木之類。又有一氣林立。不相聯屬而聚者。皆當以五星九曜定之。

疊體者。層疊而來。不分節數。如魚之穿柳。見魚而不見柳。如錢之受串。見錢而不見串。但得首尾一脉爲證。不必以節候不清爲疑。蓋其氣旺。其行緊。故節數難分耳。

襯體者。大星托於穴星之後。如衣之有襯。莫之有帶。要明顯爲上。

貼體者。小星貼於襯體之上。如貼額之鈿。堆紗之畫。近看則有。遠看則無。要隱微爲上。此星中有星。必龍盛氣旺而後有此。但二體原不相離。蓋有襯而後言貼。無貼則不必問襯也。仍有本氣另氣之不同。本氣者。如太陽爲襯而貼金星之類是也。另氣者。如太陽而貼太陰。或天財而貼金星之類是也。九星皆互有之。第本氣爲一姓之專遂。另氣爲五行之變化。專遂不如變化。論襯貼者所當知也。

合體者。如三台。如展誥。如雙童天馬之類。或二山三山配合而成形。遠看之若爲一個物件。近看之則不相聯屬。蓋前後遠近。彼此掩映。共成物象。此造化之妙也。諸體中惟此最佳。

折體貴者。蓋行龍最不喜直串。直串則氣緩。轉折則氣緊。轉折愈多。則氣愈緊。視之曲竹引水者可見。是以龍之行度。最喜其條東而條西。龍不轉要星。轉星面最喜其顧左而盼右。星不轉要穴。轉立向不嫌其迎朝而逆水。穴不轉要脉。轉入脉不嫌其斜出而側落。凡折多者。貴可知也。然而走馬金星折。不如長行金水折。長行金水折。又不如平

尖貪狼之折妙也。

地貴有變。惟特則變。如衆大取小。衆小取大是也。蓋知變斯可以得形。非特體無以識其變也。地貴有化。惟脫則化。如廉貞退皮。祿存換骨是也。蓋知化斯可以得氣。非脫體無以知其化也。地貴不可測。惟閃則難測。如方求動。又入於靜。如欲覓有。偏隱於無是也。蓋知其難測。斯可以得神。非閃體無以知其不可測也。

會體者。全備不缺之謂也。故五星具備。九曜皆全。山形星體。或一十二。二十四。三十六。七十二之類。此皆得天地之完數。形勢齊全。氣化滿足。地得會體而後大也。昔戴詳言於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只可圖始。不可居終。山分八字。水不及九。昔吳用壬寅年來創宮城。至己酉下遷秣陵。陶合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斷不可移。觀此數缺不全之地。過其數必敗。宜速遷改。擇吉地續之可也。

凡入局而見形勢反常。星脉失據。或龍虎欺陵。或朝山逼壓。或順而又反。或向而復背。見之非令人肅然而畏。則令人怫然而嫌者。皆不和之故也。若氣和則形和。必無此病。

自然行止有常。分佈有章。大小尊卑之不踰。前後去來之不紊。或主客之意協。或君臣之情洽。或居垣而得位。或煞沒而神藏。或裒其多而益其寡。或補其缺而足其虧。意之所至。而形自隨。情之所欲。而氣必副。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此和體也。夫諸體各致其用。而不能兼該。而茲則無形無體。無氣無勢。而實合形體氣勢之用。而全收其功。論體至此。至矣盡矣。元矣妙矣。嗟乎。人皆知有體之體。而孰知無體之體哉。

凡聚體。有同而無異。然太淳。必有不振之患。如同中而得一異。則異者又爲獨體而貴矣。

凡合體。合異以爲同。此匹配相成之功。如異中而帶一制。則制者又爲尅體而不足尙矣。

夫諸體中。惟合體。襯體和體。闊大而宏放。合體以二山三山言。則合異以爲同。以衆山言。則合散而爲聚。如頭面手足。合爲一人。父子兄弟。合爲一家。帥卒步伍。合爲一軍。是也。合之體。聚而大也。襯體以穴言。則襯一山以成形。以龍言。則襯諸體而爲勢。如入首

以蓋座爲襯。行龍以屏帳爲襯。出身以樓台爲襯。是也。襯之體尊而大也。和體以小地言。則相得而有合。以大地言。則四達於無垠。如道里適均而形和。陰陽以時而氣和。氣習不乖而風和。是也。和之體渾涵調劑而大也。非深心體之孰能測其元妙哉。

巨體易於失星。有節有候。則星在其中。閃體易於失局。有朝有案。則局在其內。脫體易於失龍。有星有脉。則龍得矣。堆體易於失形。分正分餘。則形得矣。鋪體易於失氣。認口認歛。則氣歸矣。展體易於失脉。尋頸尋蒂。則脉得矣。冲體易於頂煞。鑿皮避刺。則煞化矣。飄體易於失勢。有止有攔。則勢收矣。此又辨體者所當深究也。

星有本吉而不吉者。又有本凶而變吉者。如金星土星吉矣。然正金面雖平。而腰不軟。正土面雖薄。而腹不坦。葬之亦不發福。此星吉而不吉者。以其無變化也。如天罡孤曜凶矣。然天罡軟腰。變爲太陽。孤曜橫股。變爲太陰。葬之亦能邀祥。此星凶而轉吉者。以其有變化也。故星體以變化爲妙。

正體太陽。爲星體中第一。但肩硬面飽。則不可下。苟惑其端嚴而妄用。必致悞人。正金

多不發者以此也。昔人有詠太陽曰。頭金肩水軟胸膛。此言辨析極精。必須合此方爲入格。蓋太陽無水。則爲孤曜。孤曜轉水。翻作太陽。二星相隣。不可不察。

燥火之煞。顯而易見。犯之者少。孤罡之形。混而難辨。犯之者多。大要只是無水耳。苟得一點真水。燥火之性可馴。況孤罡乎。設妄意開孤剪罡以取水。恐福未獲而禍不旋踵矣。

四凶惟掃蕩可葬者。以其柔順而無煞也。是故土得水而不燥。火得水而不焚。木得水而有根。金得水而有化。其餘別氣。未免尅戰。然則水之美利萬物。信矣。故掃蕩雖水之變。而不失其正。豈非性使然哉。

星體之不可用者。有真有類。不可不詳。粗蠻而不員。淨者爲頑金。若肥而不軟。則金不生。雖圓而類頑。急直而不秀。發者爲枯木。若直而無節。則木不生。雖秀而類枯。擁腫而不方正者爲死土。若腹角無情。則土不生。雖方而類死。叢雜而不活潑者爲濁水。若界合不明。則水不生。雖活而類濁。人皆知真濁真枯真死真頑之不可下。又孰知類頑類

枯類死類濁之亦不可下哉。

龍身行度論

龍之行度。其說有二。一節度。一態度。節度者。一節一候。大小有倫之謂。其行也。或有起而有伏。亦生變而生間。星脉相續。規矩不失。凡有度而可按者皆是也。此以形論也。無此則渾淪櫛桶而氣不清。態度者。爲步爲驟。疾徐中式之謂。其行也。或如縈而如奔。或條東而條西。出沒飛揚。蹤跡莫測。凡有態而可象者皆是也。此以勢論也。無此則呆滯直硬而氣不暢。故有節度而無態度者。龍雖旺富而不貴。此行龍富貴之別也。

入穴形勢論

夫行龍雖大而入穴不工。此形不足以達其勢也。來處雖巧而結處無力。此勢不足以運其形也。大抵行龍之勢與入穴之勢不同。行龍之勢。氣勢也。若無形以條達之。則氣老硬。必有剛暴之禍。入穴之勢。神勢也。必要形端穴正而無此勢。則氣衰力弱。難免不振之患。所以粗中要細。細中要雄。

凡龍迢遞而來。或數十里。或三五里。而於將歇未歇。將盡未盡之際。隨龍水或一邊彎抱。或二水交抱。此水止也。水止則龍止。其餘未止者。必似龍非龍。雖去而非正脉也。

論落一

貴陽而賤陰者。天之道也。故地法天。而人法地。今夫人左眼明。右手強。平夷者君子。剛險者小人。蓋平夷。陽也。剛險。陰也。目以神用。故尙左。陽也。手以形用。故尙右。陰也。而實取法乎地。欲觀地之陰陽。惟落脉可以識其真。凡閃跡潛蹤。隱隱而落者。爲陽脉。高露直硬。牽連而降者。爲陰脉。遇陽脉落。則爲結地之徵。陰脉落。則爲奴爲輔。蓋一陽來復。天之所以生萬物也。地法天以成象。故脉喜陽而忌陰。亦地之所以爲心乎。凡龍雖中行正出。至於分落降勢。入垣布局之際。不能無旁行側出者。勢也。但勢必由左落。或左右均抽者。則左必重。蓋天道左旋。地法天以爲行。故落必左。而左必重。亦自然之勢也。

夫不落不結者勢也。大凡初中老盡。非此不能結作。然落有偷落奪落之不同。何謂偷落。潛踪閃跡。沒而復起。如鷄鳴度關。闍人莫覺。如鴻雁冥飛。羅者罔知。此之謂偷落也。何謂奪落。強直揭脊。扯拽前行。如斬關直出。門者莫制。如突陣旁逸。圍者皆靡。此之謂奪落也。顧奪而復低伏者。謂之脫胎。若奪而無胎。則太剛。偷而復高大者。謂之換骨。若偷而無骨。則太弱。強弱相資。又落之所以爲妙也。總之偷爲落之正。奪爲落之變。偷者主之。則奪者奴之。奪者主之。則偷者奴之。正變互相乘除。主奴各有定格。又須知奪宜在腰。而偷宜於老盡。何也。蓋腰落非奪。則不能抽拔榦氣。而老盡非偷。則不能博換凶星也。

斷論

凡龍貴斷。而斷有真假。不可不辨。凡落無星。起無勢。或長而汗漫。或闊而無收。既無扛夾。又無送迎。此真斷也。真斷則氣不續。故不可用。當以假斷爲貴。須知假斷穴在斷之前。真斷穴在斷之後。蓋假斷氣行。真斷氣住也。是以斷而後結者。必認其假。蓋峽前或

一節二節而即結者。謂之頓住。頓不忌其高大。愈高大而氣愈旺盛。結而復斷者。最要其真。蓋結後。或一節二節而即斷者。謂之截住。截最喜其低沉。愈低沉而氣愈不走洩。是以腰結之地。結穴之後。必得一真斷。而後真氣不洩泄。謂之良止。所以成後地之終。而成前地之始也。

止論

龍有來必有止。來處易覓。止處常迷。止非真止於所止處。乃止於將歇未歇。將盡未盡之處。業是者須於此留意焉。

凡龍迢遞而來。不拘遠近。而於將歇未歇。將盡未盡。送龍砂或一邊。或兩邊。忽然齊住。此砂止也。砂止則穴止。其餘未止者。必似穴非穴。雖有星而非真結也。凡龍迢遞而來。不拘遠近。降勢落脉。節節成星。而於將歇未歇。將盡未盡之際。忽剛老粗濁。櫛桶不分者。此星止也。星止則氣止。其餘未止者。必是似氣非氣。雖有行而非正形也。

高山之穴。飛龍所結也。蓋天地之氣。重濁而呆滯者。沉於下。輕清而軒舉者。浮於上。故天巧穴。最爲佳結者。以其得一派天清之氣。不近烟火。不混凡俗。獨出風塵之表。一得其穴。主出聖賢。仙佛神童之流。若元魁翰苑之貴。又其下焉者矣。其結法。諸體皆有。與岡隴不殊。但要脚下無局。及龍虎足交。則氣不下洩。而上聚。又要近案。緊遮。及外山橫欄。則氣不外散。而內藏。托穴屏帳。要有。而不必其高大。如平洋之不怕風也。兩邊夾耳。要近。而最喜其有情。不親切。則穴不真也。不必問局者。以天空爲堂氣。無局之局。局之最大者也。若得四維城郭。獨闢一乾坤。此又壺中之天。超出於尋常萬萬矣。不必言水者。以天澤皆潤氣。無水之水。水之難量者也。若得天池養蔭。清瑩而不竭。又爲山澤通氣。賢於顧我欲留者矣。穴體不宜重大。若重大而成星有格。則得交泰之義。穴法不宜葬突。若突上而得一窟。又成下濟之光。此論天巧之大法也。但無脚力。多爲棄物。不憚登臨。斯得之矣。

高山之立體爲凭高。最宜頭展。不宜脚露。登穴只見朝案。不見下面傾瀉爲佳。高山臥

體爲仰高。不必問脚。亦須昂頭。登穴只見遠朝。及四維城堞。雖有近案或橫欄。亦皆不見。無妨。

凡山下觀。皆雄峻不可躋攀。及登其巔。但覺如屯如聚。頭面秀細。令人低徊遲留者。此高山之堆體也。苟有主帥。自有四應朝對可考。擇其穎異者而穴之。主出非常之人。其發且歷久不替。雖面前山巒堆積。不必以無局爲疑。

凡兩山夾一水。緊狹傾瀉。僅容人行。遵水路而上。或至半腰。或至山頂。忽然開闢平坦。不見下溜。苟有主有賓。包抱微彎。而口緊者。便可取裁。將坦者打令開闊。彎者削令春容。用土橫欄其口。不見下面傾瀉。此以人巧奪天功。必不以水路傾直爲疑。

凡高山星脉相續。平鋪直來。忽然橫扯一字。當心一脊貫頂。卸落而下。前面長行遠去。但此節雖落而不成星。雖有形而無神。此高山欲住之象。一字爲止氣。直下者爲官星也。穴雖隱拙。用人力闢開小明堂。將一字作案。不必以一字之脚不彎轉。及直下者之去長爲疑。凡看騎龍准此。

凡高山跌平岡出脉成星。前行遠去。卽以高山當主山。而於二三節內左右兩旁成局處求。若有穴星四應。亦爲生氣之所鍾也。不必以龍去氣短爲疑。

騎龍穴

騎龍不論水。此言非也。外來之水。如特潮。如橫欄。既有結作。自然暗拱默朝。以其不見。故存而不論耳。至於本身直出之水。此元辰水也。不可不審以爲點穴之要。如水分八字兩邊流者。有流必有口。若兩邊皆有水口。則法取中正。若邊有邊無。邊寬邊緊。則穴宜挨其有而緊者爲的。又如本身掬轉一案。或弓脚。或日月合璧之類。此水從一邊去也。如從左出。則堂氣水城皆在左。穴宜挨左。如從右出。則堂氣水口皆在右。穴宜挨右。如得紐會交鎖。則水從中出。不必論其出口。而穴居中正無疑。仍須挨下手三分。若曰高山收砂不收水。此論未精確也。以此看小地則可耳。

凡騎龍結穴之後。其去龍從左右分者爲上。如直結直行。而無回無曲者。則爲串棺穿尸煞。多假而不真。如穴前直出一二節。得一真斷者。雖復起而直出無害。又如結穴後。

變而爲粗蠻爲剛老。雖去而直者亦無害。蓋嫩而變老則星止。結而有真斷則氣止。此又不可以穿尸論也。

支龍論

凡龍不論諸體。如頭昂面豎。背負足撐。一起一伏而來者。此行龍也。然行中亦有止者。如仰天金斗。或平尖貪狼。轉折蘆鞭之類。不俯而仰。不立而眠。或相間而來。或純仰不間。此行中有止也。然形止而神不止。謂之臥遊。不必以懶緩爲疑。

凡穴不論諸體。如負屨端拱。居尊臨卑。或立或坐而不動者。此穴止也。然有止在行中者。如貼脊截宕。騎龍斬關之類。不住而前。不歇而去。但送從齊到。掩映有情。此止中之行也。然形行而氣實止。謂之行結。不必以不住爲疑。故曰有穴無龍。當看平面。臥遊之龍是也。有龍無穴。穴在貼脊。行結之龍是也。然此龍穴之變態。惟支龍能有之。以其居高山平陽之間。妙陰陽不測之用故也。

嬌嫩秀細。形家所深喜。蓋陰陽用少。形質脆柔故也。但柔則不難於和緩。而易於不振。

恐爲大龍尊主之砂體耳。如星不軒昂。穴無特主。或散漫無宗。或裊繞不收。城郭不抱。水口不固。此皆支龍所深忌者也。可不慎擇哉。

論平洋一

平洋之難於高山者。小小局面。亦何難之有。若夫撒落平鋪。動以百里。或數百里。遮攔空闊。朝應遼遠。一登其局。四顧茫然。論來氣則無龍脉可尋。論脊氣則無突息可察。論鎔氣則無支持可考。論蓋氣則無窩口可求。論歛氣則無脣臍可問。無牛角勾股以收其放浪。無映腮金魚以止其狂瀾。欲臨弦懼無氣。而粘不可用。欲傍城懼氣偏。而倚不可裁。到此而說星談脉。不容置喙。施工運能。無所措手。真個是難矣。殊不知局不空設。生氣所止處。必有四應十道可考。凡遇此者。不可輕棄。當以擊水紋求之。置其身於紋心。四顧盤桓。日玩月索。不一而足。久之目運而神通。礙融而疑釋。恍兮惚兮。不覺豁然自曉矣。斯不亦且暮遇之。夫然後志得而意滿乎。蓋地雖有大小之不同。而其融結之規矩法度。一也。特患人眼界之不寬耳。苟能視至大如至小。則於甚難亦甚易矣。

論平洋二

平洋論勢不論形。非無形也。其形隱隱而難明。勢則顯而易見也。但形或爲人所殘壞。勢則亘古而常存。故凡龍真而穴處模糊者。當求之於勢。看其龍如此來。勢必如此住。脉如此出。穴必如此結。按定成法。而出之以本心之明。雖有隱體壞形。不能逃吾之鑑矣。

論平洋三

平洋氣格。惟飄體最佳。以其勢遠而脉秀也。或低田隨從。或小澗夾送。或傍溪而行。一邊以低田爲界。擺折飄搖。悠然長往。如虹之見。如幡之顛。其氣極爲條暢。極爲悠揚者也。但要行而有止。去而有收。又要出脉小而到頭漸大。此辨飄體之法也。凡此氣格。其結極多。有泊岸穴者。以其遇水而止也。要石脚湊彎。有迴瀾穴者。以其掬水而轉也。要鈎曲有力。有粘唇穴者。臨弦而下。要唇圓而有餘氣也。有蟠龍穴者。當頭而扞。要蟠圓而四圍寬也。或翻身逆潮。謂之湧潮穴。要朝應有情。或陰砂橫截。謂之排瀾穴。要砂脚

抱過。砥柱穴。不偏不倚。要認脊而葬其中。浪花穴。或聚或散。要詳推而擇其。特凡此數法。極宜詳玩。苟不加察。則失之矣。

論怪穴一

夫地有奇有正。則必有隱有顯。此造化之元機也。何爲正。合乎常法而爲人所易知者也。苟易知者而復顯。則大地皆可得矣。故正則必隱者。此天機之不輕洩也。何爲奇。出乎常法之外。而爲人所難知者也。苟難知者而復隱。則大地皆不可得矣。故奇則必顯者。此天機之不終秘也。蓋天之生地不偶。原以福善。不以益淫。故妙其機於奇正隱顯之間。不輕洩亦終不秘。以俟有德者之自得。而又不使易得耳。此固造化之巧於簸弄。而吾亦微窺其伎倆。

論怪穴二

局隱星顯。穴當求之於龍。堂堂正正者。局之常也。乃或棲於幽谷。或出於絕頂。或落於道旁。或淪於水際。若偏若僻。若晦若沒。都不似作穴之處。此局之隱而難識者也。局隱

者穴必顯。或五吉出面。或九星成形。一見令人可捉。蓋緣龍性不肯妄棲。置身之地位既別。則人之窺矚不易。而安閒自樂。自不必藏形匿態。以示人可疑也。故曰有怪穴無怪龍者。此也。苟能捉定真龍。則局雖隱。不必疑矣。

論怪穴三

局顯星隱。穴當求之於脉。局既正矣。穴處或粗而大。或直而長。或細而微。或扁而闊。爲巧爲拙。不倫不類。都不似作穴之體。此星之隱而難識者也。星隱者脉必顯。或蜂腰。或鶴膝。或草蛇灰線。或啄木懸絲。一見令人情注。蓋緣龍不肯輕露。內歛之情既固。則己之持守有餘。一真自如。自不必粧首飾面。以示人可疑也。故曰有怪穴無怪脉者。此也。苟能捉定真脉。星雖隱。不必疑矣。

論怪穴四

形真情隱。穴當求之於朝。蓋穴星既成。而穴之情或近頂。或墜足。或躲閃。或徒倚斜側。若流若露。似有似無。都不知生機之所在。此情之隱而難識者也。情隱者朝必顯。

或高或低。或左或右。一見令人神凝。蓋緣情無定。在一視其賓之意向爲定。在惟在彼之逢迎既尊。則神馳形就。必不懈弛而飄散也。故曰有怪穴無怪朝者。此也。苟能拿定真朝。則情雖隱。不必疑矣。

論化氣一

五氣貴得中和。不宜太過。太過則縱其偏駁。而各有其毒。故龍星忌其黨多。遇不才必濟其惡。穴星忌其旺盛。倘質暴必致貽凶。惟有以化之。則母得子以殺其勢。而分其氣。庶不致恣其專一粗頑之性。而流毒於人也。蓋剛頑粗暴。天地之氣不能盡醇。惟遇化則醇。而氣必有因而化。惟遇生則化也。

論化氣二

凡龍身一氣而行。或純火純金之類。旣不博換。又無間星。此龍無化氣也。龍以穴爲子。惟穴可以化之。如純火龍。得土星爲穴。純金龍。得水星爲穴。則母氣以子發洩。而能行。其剛暴之氣自消。此化煞而爲權也。雖黨多何害。

論化氣三

龍無化氣。固要穴有化氣。而穴星之無化氣者。如金旺則剛。火盛則燥。土重則埋。水多則蕩。木急則煞。是又不可以不化也。而有形化氣化意化神化之不同。無非用以消其太過之氣。而令其中和也。

形化者。如金星得轉水穴。土星得流金穴。火星得土脚穴。水星得直節穴。木星得萌芽穴。是也。蓋其子雖無五行之星。而有五行之形。所生之形既彰。而煞可顯消矣。

意化者。如金星尋軟。木星尋燧。火星尋墜。土星尋圓。水星尋硬。是也。蓋其子雖無五行之形。而有五行之意。所生之意既含。而煞可隱化矣。

氣化者。高山落下平岡。如高金而得水裙。立木而得火曜。坐土而得拋珠。曲水而得眠木。燥火而得低土。是也。蓋其子既得五行之形。又備五行之氣。氣貫而煞自散矣。

神化者。如金星而得水案。或水朝。土星而得金案。或金朝之類。是也。蓋子母有相生之義。自有聯屬之神。神運則其化自行。其煞不必消而自無矣。此又至元至妙。神解則悟。

言求則滯。理會則信。迹泥則疑者也。時師烏足以知此。總之意化者。子未離腹。謂之含生。含生者。遏其初氣。其化微。兼體之所成也。形化者。子已脫懷。方生也。方生者。分其中氣。其化著。帶體之所成也。氣化者。子在膝下。既生也。既生者。洩其終氣。其化大。寄體之所成也。神化者。子可遠離。已成其生也。成生者。又代其休死之氣。其化遠。對體合體照體之所成也。論化至此。元矣妙矣。何以加矣。非天縱而神授者。孰能窮其元妙哉。

論化氣四

地無化氣。又有餘氣穴者。亦所以行其化也。如金星太剛。尋珠。珠者金之餘。葬珠所以避堅而化其剛氣。謂之金餘穴。木星太急。尋槎。槎者木之餘。葬槎所以避植而化其急氣。謂之木餘穴。水星太狂。尋溜。溜者水之餘。葬溜所以避泊而化其狂蕩之氣。謂之水餘穴。土星太重。尋紋。紋者土之餘。葬紋所以出埋而化其重濁之氣。謂之土餘穴。火星太烈。尋燼。燼者火之餘。葬燼所以退焚而化其燄烈之氣。謂之火餘穴。數法似粘而已。

有另形。似拋而又無另星。蓋接體之所成也。總之正氣太過。故棄正而就其餘。則太過洩而煞可化矣。又論化氣者。不可不知也。

論作用一

作用者。生死之界。絕續之關。得之則盡其分量。或培芳而益美。失之則差以毫厘。祇貽禍而速災。工夫不難於認真。而難於下手也。但點穴有一定之理。而作用無一定之法。有一定之理者。剛柔緩急。相資以爲用。橫直斜正。相乘以就勢。無一定之法者。形有高。低大小變化之不同。淺深虛實常變之不一也。是以有形葬法。葬氣葬影葬之別。形葬者。因形以立法之常。其機易明。要認星。法葬者。設法以制形之變。其用無窮。要明理。氣葬者。離星成形。星所不能定也。要審勢。影葬者。離星出氣。法所不能拘也。要解意。總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全在相體裁衣。認題作文。以我之神機。迎氣之生機。而善乘之。不偏不倚。不鬪不脫。妙其機於勿忘勿助。非深非淺之間。只要取得氣出。收得氣回。不管橫針直插。倒扞豎葬。無施不可。蓋禮以義起。雖千古未有之法。自我創之可也。神而明。

之。非存乎其人哉。

論作用二

作用之道。大要先認定陰陽。而後能行其權變。是故氣深而厚者用求。蓋陽氣封閉而不得出。非深求不能抽動其生氣。如開金取水之類是也。淺而露者用浮。蓋陽氣既發揚於外。稍深掘則真氣鑿壞。必淺以乘之。如壘土成墳之類是也。寬而大者用闢。浮陽之氣。既寬且大。若狹小其規模。則不足以聚其生氣。如大作羅堂。大培土塊之類是也。堅而頑者用破。蓋陰氣頑硬。其勢必厚。故破之而後生氣柔遠。如臃腫則鋤之使夷。粗蠻則掘之令細。石則削之使平。以破其煞是也。尖而煞者用剪。用截。或火嘴。或火腳。尖射走竄之類。此爲陽變爲陰。而陰反爲陽害。故必剪截以存其純陽之氣。如尖而短小。則鋤之令圓。如尖而長大。或斜擺。則掘之使斷。如剪火截蕩之類是也。急而直者用息。用浪。蓋陰氣之來。既直且急。非息則生氣不春融。或穴後置一虛堆。或穴後打開復實。以土。或用鐵練懸棺。或穴中用草炭木石之類。以架之是也。又有浪法以避其煞。或倚

葬其旁以閃煞。或粘綴於前以脫煞之類是也。虛而緩者用就用湊。用就者。蓋陽氣既虛。脉必就實。而後可以接連生氣。如棄死挨生。批肌及骨之類是也。用湊者。不問陰陽。其來既緩。非湊入則其生氣不及。如醮弦。如近頂之類是也。高用則揭。不問陽陰。其氣既上聚。必要揭高爲穴。而後生氣不致從上過。或爲天巧。或爲騎斬壓煞之類是也。微則用續。蓋陰脉之來。既細而微。必培植封固以續其脉。不可大作以致傷殘。如移花接木之類是也。比則用合。蓋陰脉。或二或三。比併而來。此陰盛而變爲陽。非合不能均得其氣。如玉筋夾饅頭。羣龍爭珠之類是也。總之要以蓋粘倚撞爲經。以諸法爲緯。臨機用變。則在人心目之巧耳。

論作用三

夫求闢破浮諸法。此在陰陽上追尋。至於陰陽變而爲五行。則五行不能無衰旺矣。如仇敵尅戰。或子母不和。必補救制洩。令得其中和而後可。如土星無金。則大開圓穴。作圓堆以通之。仍恐金之勢盛。則於瑩之中。作偃月水形以行其化。如木被金傷。則大作

火堆以救之。仍恐火之母微。則又橫開階級。作長直木形以培其根。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及。顛倒互用法。難一例。在智巧之士。觸類而引伸之可也。

論作用四

有形則有氣。有氣則有神。有神則必有動靜流露。紛然不一者。又勢也。是故形朴則蟄。蟄者必奮而發之。或噴以池。或醒以鐘。形拙則滯。滯者必曲而通之。或路以之元。或池以偃月。形員則動。動者必方以止之。或唇臍如臺。或池路中矩。形方則靜。靜者必員而行之。或唇臍中規。或池路如抱。形活則流。流者必兜之而使收。形淺露則輕。輕者必養蔭以尊其勢。諸凡此類。全在神氣內用事。有陰陽之形。而實超乎形之表。有五行之理。而實不泥乎理之中。至元至妙。法難枚舉。非神而明之者。烏能通而曉之。總之以上諸法。不外乎形氣理氣神氣而已。本陰陽以作用者。化其形者也。緣五行以作用者。化其理者也。根動靜流露以作用者。化其神者也。論至於此。而作用之法。至矣盡矣。無餘蘊矣。然則憑吾之慧眼。運吾之神機。以妙衆用之用者。尤所以化其化者乎。

論作用五

夫地有生氣。則必有堂氣。堂氣者。乃我之神所棲泊止息之區也。非有以收之。則外神既換。雖有生氣。終無資而不能養也。蓋砂水有美惡。方位有宜忌。陰陽有反順。造物所不能齊。而常以其機聽人之自擇。不可無法以消息之。其大端不過以我收彼。以彼收彼而已。何也。求之於內。則有進正却邪。以致其趨避。此以我收彼也。求之於外。則去者留之。使止。散者聚之。使凝。背者修之。使抱。凶者化之。使吉。寂者醒之。使動。或培或削。或兜或抱。或池或臺。或印或梁。或鐘樓水碓之類。相位審宜。如山川屈伸闔闢之機。行五氣生尅制化之用。此以彼收彼也。夫以我收彼。則入乎機者。承接有路。以彼收彼。則出乎機者。純粹無疵。主輔相資。虛實相承。體用兼該。內外一致。攝形調性。必聖智而後臻其妙。出造入化。雖神鬼不能測其機。此真盡性致命之能事也。庸夫烏足以語此。

論作用六

後息前截。此術家之妙用。夫忽則用息。固也。何以截爲。蓋穴雖成而行不止。氣雖鍾而

去猶長。或分孽衆多。或枝葉扶疎。誠恐政出多門。則主必弱。枝葉太盛。則根必批。故消息其間。而用截焉。或濬以池。或穿以井。或隔以磚石。或止以甕甕。或鑿其臂。或斷其股。歸併一路。而無尾閭漏洩之耗。不過欲收全氣之用耳。然截之而不得其宜。妄意開鑿。此殞生之道也。蓋形勢如置棋然。幾處死。死者已止。固不必截。死者不行。又烏乎截。但是複結。或分結。前長而後必消。彼旺則此必衰。謂之爭勝穴。而截法只此爲宜。至於結無餘結。則其分雖多。其去雖長。不過正脈之波溢。本榦之蔓延。作官作曜而已。若此者。強欲截之。或富而不貴。或貴而不仕。或發雖大而流不遠。或本宗強而支不繁。未能收其全氣之用。而反招其損矣。可不慎乎。但其中有去而無收者。惟截之可留。有直牽而不止者。惟截之可住。頑暴而凶者。惟截之可吉。此散而收之。濁而清之之法。不可不知也。故截本氣者。當認其行止。截餘氣者。當認其美惡。

接法

接法者。二氣之交。斷而續之之謂。二氣相連。不宜太長。長則爲脉矣。有高接低接。橫接

直接。曲接。平接之不同。如牛之項。如龜之頸。如螻之屈。如杖鼓之腰。如引水之曲竹。後不失龍。前不失氣。不卽亦不離。其妙在勿忘勿助之間。諸法中惟此法極元極妙者也。有如騎龍珠宕。一大一小。則捨大而攀小。此高接也。如高山落下低坪。則靠峻而踏平。此低接也。如兩金扛水。則騎於兩金之中。此直接也。如星體橫列。一高一低。則扞其高低之間而微揆高者。此橫接也。又如大星掬轉一脚。則扞於掬起凹陷之中。此曲接也。如平地屈曲而來。則扞於宛曲之中。此平接也。諸法極多。引伸觸類而得其妙可也。

插法

插者。以簪插髻之義。凡平地之形。圓小如浮漚者。此氣結也。不可打破氣塊。宜插之爲穴。於塊下打開。將棺插入。切勿當頭打破。致傷生氣。又如高山星辰。或懸乳。或垂珠。員而微小者。亦用此法插入。此二者俱於穴前小開墜門。用磚塞口。不必開闢羅堂。此直插也。又如仰高平面星體。小而面平。不能容棺者。亦宜小開穴塲。將棺豎葬。用土微封其堆。此豎插法也。數法最妙。

火論

乘金相水。穴土印木。昔人以此定穴。而不及於火。何也。不知凡穴皆火也。語曰。欲得千年死骨之不朽。當求一點真陽之在茲。穴也者。一點真陽也。而真陽非火乎。是以取生氣者。取此火耳。蓋太陽者火之精。凡火者火之形。電火者火之神。穴火者火之氣。天地間無往而非火也。是以地學只要取得氣出者。取此火耳。如火在木中。非鑽不出。苟鑽之不得其法。亦不出。此內乘生氣之說也。又要收得氣來。如火在日中。非以員燧迎之不來。苟迎之一差。其法亦不來。此外接堂氣之說也。然又有內外相資以爲承接之法。如爐中炭火而無焰。捏入硝黃則烈。此以取爲收也。又如薪燭不燃。得客火以點之。則著。此以收爲取也。此機極元極妙。可以神解。不可以跡泥。可以心悟。不可以言傳。惟有道者自能契之也。

暈論

穴星之有暈。如擊水之有紋。如佛像之有員光。蓋生氣之動而圓者也。有貼的意味。若

有三暈。則爲天輪。有疊的意味。此又爲極貴之徵。而不可多得者也。但人知上覆者爲暈。而不知下乘者亦有暈也。蓋上覆者員而分。生氣之初動。有此則爲真氣凝。下乘者圓而暈。生氣之旣動。有此則真氣斂。然時人罔識其員融之妙。羣名之爲八字。吾姑就其八字而爲之說曰。順八倒八。要得其法。頂順踏倒。葬下便發。有順無倒。不可用踏。有倒無順。莫施頂法。踏順則漏。頂倒則脫。個中生機。在人活潑。

砂水論

人皆知砂水爲龍穴之輔而不可缺。不知攔氣之砂。映腮之水。爲砂水之緊要。尤所當先者也。蓋有結聚。必有真砂。有真砂。必有真水。或左或右。或明或暗。或強或弱。貼身抱穴。依附不離。而後真氣不洩。術者不先收此。而貪慕夫高遠。猶之饑膳當前而不食。襟裾在衣而不繁。此謂服寶珠而行丐。只自咤其貧耳。奚益乎。於此有御之道。大要取先到堂者以收拾焉。不問朝水好與不好。不問坐向是與不是。只管穴前橫攔。兩路緊夾之真砂水爲的。若見左砂抱右。則以棺脚收拾右砂。右水不令其走。若見右砂抱左。

則以棺脚收拾左砂左水。不令其走。斯真砂真水界送上堂。真氣聚而發越速矣。經曰。到頭管取三龍水。便是富豪地是也。此接堂氣第一步作用。至緊至要。不然舍近而圖遠。舍親而謀疎。血脉不貫。意氣不親。其如貪朝失氣何。

立向論

識龍不識穴。固不免爲失。識穴不識向。猶未可以言全得也。蓋一向之差。則萬山皆廢。至於萬山皆廢。雖得穴。或有禍而無福。或有福而不獲其全。此非千里之謬。起於毫厘者乎。然穴固難點。而立向亦不易。夫使其特來有情。明白顯異。亦何難立之有。惟紛然雜出。可遷而可就者。或執卦例。或泥水法。或貪秀峯。中無定見。不勝朋從。而莫得真向者。往往然也。夫穴之失。或以葬不發。或以久而見其差謬。倘遇明師指示。其改有期也。苟穴真而向一差。則或喜其得穴。而謂向差無害。或以其得氣。而憚於改正。其爲全地之累。不可勝道矣。不知有自然之真穴。必有自然之真向。此固造物之妙。無容強也。第未有無所據。可憑私意以移易者。要在虛心觀理。因有據以會其自然之情形耳。是故

有以龍虎爲據者。如主見大賓。則其侍從必整而不亂。是得龍虎則得朝也。有以案爲據者。如與賢賓晤對。則桌案必不偏斜。是得案則得朝也。有以局爲據者。如遇上賓來會。必無閑冗。敢爲攔遮。是得局則得朝也。有以砂爲據者。如設名器玩好之物以娛賓。必不雜陳而無序。是得砂則得朝也。又如據之於水。或聚或彎。而朝可因水而得矣。或反證之主析樂山。何處應現。則何處是朝。而向又可因此而得矣。蓋自然之真向。與穴齊生。此天地初分。則安排於有穴之始。斷非臆見所能參。斷非羅經所能定。可知也。彼欲不以毫厘貽千里之謬者。可不慎哉。

論龍虎一

龍虎爲衛穴之物。所以葆生氣而收堂氣。最爲緊要。但形體殊異。變態不一。有或長或直。或短或縮。或高或低。或寬或緊之分。又有邊有邊無。邊長邊短。邊寬邊緊之別。總以若翼而抱。或夾而侍。若衛而護之者爲上也。是故抱而若叉手者防鬪。交而如合襟者防逼。長而出者防直。高而起者防壓。平而齊者。要包得穴過短而縮者。要穴星高大。至

於相之以立穴。或挨寬。或就緊。或當空。或靠實。或駕順。或踏逆。高下伸縮。莫不因材而施。曲盡其情可也。

論龍虎二

論龍虎者。又當論其所自出。如出自穴星者。如人身之有手足也。出自析山者。如父母之有子孫也。出自宗山祖山者。猶嫡親之有支庶也。出自隔水外山者。如主人之有奴僕也。內外分而親疎見矣。然而由內達外。則必先親後疎。有手有足。可恕其子孫。無手足。則子孫之情不可不親也。饒子孫者。支庶可緩。無子孫則支庶之義不可不篤也。支庶繁者。奴僕可寬。無支庶。則奴僕之擁衛不可不嚴也。缺一缺二者。不防其融結。若得數者皆備。實爲全氣之大地也。

論龍虎三

造化無全功。龍虎不能無病者。亦勢也。如擎拳疊指。斷臂陷腰。槌胸破面。搵淚。種種惡形惡態。不能枚舉。如出於手足。則必爲腹心之害。如出於子孫。則必貽父母之憂。出於

支庶則必有奪嫡之虞。出於奴僕則必有嫉主之患。於此或培或削。或竅或截。去其病而遠其害。又在功力之具也。如諸法皆不能施。則取其功多而害少者可耳。不然宜棄而不顧。慎無遺害。

論龍虎四

夫有龍虎則必有形有氣有格有勢者。理也。如未爲護衛而先作應樂。或包過穴而復爲案山。此龍虎之有兼形也。或出而爲官星。或拖而爲曜氣。此龍虎之有餘氣也。或帶印而帶劍。或執笏而執圭。此龍虎之合格也。又如外龍虎列而爲關隘。峙而爲捍門。此龍虎之得勢也。論龍虎者。烏可以不知哉。

論龍虎五

凡龍虎二者齊到上也。或上手不到而下手到。則穴移靠下手無疑。然往往而下手空缺者。則穴必倚靠上手。此亦是逆而迎之之意。不必以下手空。有所戀。則下無所畏也。予每見地有此而大發富貴。但公位偏枯耳。

論口水

夫爲山川之關竅。所以鎖城關而聚堂氣者。其在水口乎。必要開面成形。欲其狹不欲其闊。欲其曲不欲其直。欲其聳不欲其陷。欲其重不欲其輕。欲其長不欲其短。或印浮而洲起。或橋橫而梁接。或捍門之雙峙。或北辰之獨砥。虎踞獅蹲。儼函關之百二。刀橫戟卓。等劍閣之重關。其狹也。雖丸泥可封。其險也。必縋崖後下。其去也。左環右紐。猶存顧主之心。其流也。歸囊入橐。莫知從出之路。夫然後真精不洩。堂氣內聚。局得此而後完。故曰水口所以成地之終也。

龍穴堂局水口合論

龍以穴爲歸宿。龍博而穴約也。而無穴之約以約其博。則龍不成龍矣。穴以局爲棲泊。穴實而局虛也。若無局之虛以虛其實。則穴不成穴矣。局以水口爲收拾。局散而水口合也。若無水口之合以合其散。則局不成局矣。博約也。虛實也。合散也。括字內之名理。妙實中之真機。人自不察耳。有真龍必有真穴。有真穴必有真局。龍不以長短大小論。

力量。惟祖宗奇特則力量宏。是祖宗龍之樞紐也。穴不以正側好醜論事業。惟析山顯異則事業隆。是析山又穴之樞紐也。局不以寬逼大小論福應。惟水口完密則福應倍。是水口又局之樞紐也。三者若形之隨影。聲之應響。觀指可以識歸。溯流可以窮源。蓋如循環。然而實不可缺一者也。故曰祖宗以成地之始。析山以成地之中。水口以成地之終。

餘氣論

地要有餘氣。餘氣愈多。則力量愈大。餘氣多而不結地。則正氣愈大。而力量愈不可測。蓋精神全注於一地。而枝葉扶疎。手足棉長。盡爲此地之城郭。專作此地之關闌。而無一毫滲漏之患。如處獨尊之勢。而前後欽承。並效職司。如御無耦之柄。而左右趨命。莫敢威福。此全結之最妙者也。蓋體以用顯。用輕則體輕。用重則體重。試觀官愈尊。則護衛愈多。此主體之尊嚴。全藉用之多。而益彰也。世俗體輕用重之說。不亦可鄙之甚乎。至於餘氣而亦結地者。只不要爭衡。不要竊據。如設官置吏。只以承宣乎一人。分封列

爵莫不朝貢乎其主。用雖重而體亦不失其爲輕。此亦不害其爲全地之結。又有一等之地。無初結無腰結無分結。到頭只結一地。亦無餘氣。此雖爲全地之結。然有富貴而子孫不繁。或一代只富一人。而勢不昌。或隔代另富一人。而機不續。或官雖尊而不能開府大拜。視全結而有餘氣者。不可同日語矣。

奴論

夫地只要不可有一毫奴情。有奴情雖長而實小。無奴情雖短而亦大。蓋奴有爲他人而設也。其精神只顧照管正主。不能自作主張。雖或開門立戶。終不免於掣肘。故其力量。一視夫主以爲輕重。是以主大則奴小。主小則奴子。主強則奴弱。主弱則奴衰。層疊而降。勢所必然。蓋世之竊弄權柄。擅作威福者。必非本能作威福之人也。然人見其起伏踴躍。神情大異於主人。往往棄彼而就此。不知其張威作勢。賣弄晶光。及見尊主之所在。而畏之服之。媚之悅之。欽承之不暇者。正其所以爲奴也。不被其惑者有幾。

水論

天一生水。水爲天之長子。以其能代天行化。善有萬物而不貸者也。故一地之結。無往而非水。以之送龍而龍行。以之界龍而龍停。以之界脈而氣住。以之界星而穴凝。衆派交合。緊而氣聚。會而局成。此水之顯然易見者也。至於脉非曲不活。此水之情也。穴非坦不裁。此水之意也。煞非竅不制。此水之用也。暴氣得滲襲而消。高燥得天澤而潤。此水之功效也。蓋漫天皆水。貫乎地之中。溢乎地之外。流行浹洽。浸漑滋潤。舉氣之成形。成氣。化行而神運。皆是物也。水之爲功大矣哉。

雜論

以星脉識穴之有無。以斷與特推星脉之真假。蓋脉以斷爲奇。而星以特爲貴也。何處見朝之正。則何處是穴。何處見穴之尊。則何處是朝。惟有朝山識倖心。此互證也。蓋穴顯則朝隱。穴隱則朝顯也。

有祖宗而後龍真。有蓋覆而後穴真。有輪暈而後氣真。得關護而後局止。得界合而後穴止。得交襟而後氣止。

識屋漏痕。而後可以識星。識擊水紋。而後可以定穴。識窗隙月影。而後可以乘氣。識圓燧取火。而後可以定向。

龍不問修短。只要接得正脉。脉不論彎巧。只要串得正星。星不論正變。只要取得正局。局不論廣狹。只要對得正應。應不論尖圓。只要稟得正情。

頓伏不如轉折。踴躍不若飛揚。收斂不若分佈。分佈不若統攝。統攝不若制伏。龍格爲母。穴星爲子。若龍與穴一樣。則子母無別。穴爲君。砂爲臣。若穴與砂一樣。則君

臣不分。穴爲主。朝爲客。若穴與朝一樣。則主客同情。皆所不取。龍欲輕而穴欲重。砂欲生而水欲死。堂欲虛而局欲實。

折體貴多。或三五九。愈折而愈有勢。如峽太多。則生氣發洩而反衰矣。此多寡不可不別也。疊體貴緊。如串錢編珠。愈緊而愈有力。苟脉太緊。則生氣迫促而不暢矣。此寬緊不可不分也。石穴喜小。苟成星合格。愈小而愈精。如土山亦小。則本體輕微而無蓄矣。此大小不可不知也。

有山而無林。嫌於疎。疎則有空亡之患。是以林貴緊密。有林無序。嫌於亂。亂則有欺凌之虞。是以砂貴整飭。

龍要近而遠。穴要顯而隱。砂要低而高。堂要窄而寬。水要廣而狹。

枯木生芽。死中之活。腐鼠遇鴉。雖死非死也。浪裏桃花。散中之聚。撒地金錢。雖散非散也。勒馬回頭。去中之留。奔驥戀母。雖去不去也。繁星拱月。同中之異。北斗極星。雖同非同也。

木無根不茂。然木老必芽其根。芽與根不同。根老而芽嫩也。金離礦斯銷。但金鎔必流其珠。珠與礦不同。礦頑而珠活也。

有勢無形看貼有。蓋勢剛也。貼有則剛中有柔也。有形無勢要雄健。蓋形柔也。雄健則柔中有剛也。

有者貼之。進陷也。陽也。貼者有之。出起也。陰也。暈者脉之圓。脉者暈之直。起之類也。皆陰也。倒氣者轉皮之倒。轉皮者倒氣之轉。陷之類也。皆陽也。有音別也。有襯方尋貼。貼多則爲輪。寧可襯明而貼暗。不可貼明而襯暗。

蓋粘倚撞四字。以格論。天巧爲蓋。天平爲粘。天偏爲倚。中正爲撞。以龍論。龍緩用蓋。龍急用粘。龍側用倚。龍中用撞。以脉論。脉急直則脫脉而下粘。脉緩曲則侵脉而下撞。脉渾淪則饒脉而下倚。脉悠揚則湊脉而下蓋。

吊墜二法相似。而極爲難辨。要識吊者。上實而下虛也。破實就虛。用陰氣一吸以提其陽。則地氣升矣。墜者。上散而下聚也。開散就聚。用陽氣一呼以沉其陰。則天氣降矣。蓋

吊從脉墜從氣也。二法最爲元妙。

吊墜者實粘也。接拋者虛粘也。而綴又在虛實之間。綴者實粘也。拋者虛粘也。而接泐又在虛實之間。葬暈防脫。脫則失氣。葬脈防鬥。鬥則頂煞。

夫地之力量有輕重。而輕重不在形之大小。地之貴賤觀旁正。而旁正不在落之中邊。地之巨細察枝榦。而枝榦不在龍之修短。

以水徵財。而山之積。賢於水之鍾。以山問壽。而水之長。優於山之高。

土而正者主文吏。土而奇者主聖賢。石而正者主武職。石而奇者主神仙。

來止積聚。爲堪輿之要訣。人特不識耳。蓋觀龍之來。則知氣之所行。觀穴之止。則知氣之所住。觀局之聚。則知氣之所鍾。而積又貫龍穴局三者而不可無者何也。龍不積。則體輕微。而力不大。穴不積。則形細弱。而氣不厚。局不積。則或內外互少。三陽不齊。或齊全而不隈環。或空闊而無堆塞。則其所藏者。終輕淺而不豐盈。是積爲龍穴局之所重也。可知矣。若夫認頂量。大小分水。彎環界送。以定穴之來。從大小合水。揪歛勾攔。以定

穴之止以頂伏脚圓外陰內陽臨頭合口以定穴之聚以頭充形滿背負足隆氣盛力厚以定穴之積則四字於入手成胎時尤爲緊要至於朝衛拖連而拱揖流神迢遞而朝宗此砂水之來也朝衛特立而不走流神環抱而欲留此砂水之止也羣山聚會於一堂衆流交會於一局此砂水之聚也疊見疊出如壘如堆停蓄凝滯不散不洩此砂水之積也總之四字足以該龍穴砂水之全分之四字又龍穴砂水各各具備而不容缺詞不煩而義獨至可謂片言居要者矣

珠神眞經 卷下 雜論

五〇

珠神眞經卷下終

珠神眞經跋

右吾家泰華樓所藏珠神眞經二卷。題宋吳景鸞撰。地術書也。擇地古人所重。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術甚古。而書亦夥矣。除五星九星龍穴砂水。乃尋常法度。不能移易者外。言其博大。當以張子微玉髓經爲最。而析理之確。疏解之明。則以是書爲獨擅精微。多於尋常法度之外。披剝而詳盡之。別闢門戶。迥異恒谿。使求術者易尋。凡規矩準繩。悉在其中。而不容紊亂者也。其言星體。如入山陰道中。目不暇給。論神論火。論氣象。論用變。皆他書所未嘗言。今引而出之。可謂有功於世者矣。其星解作用。亦顯且詳。彼爲尋常人說法。故舍大而言小。求地者手此一篇。亦可技進乎道矣。僕生也晚。齠年先文誠公辟呬而詔之曰。熟讀郭璞葬書。可明地理。由此始識山川之情狀。童年失怙。求地以厝。莫知其方。時朱勳唐丈出此書曰。熟此尋地如拾芥。捧而誦之。日則登涉。夜則推研。忽忽廿五年。於己未春始獲佳壤。多得力於茲篇。惜當年活版排成。未災梨棗。所

存無幾。湮沒堪虞。復重印之。廣其流通。庶不負
歲次丁卯立秋日順德李淵碩跋於申江醫廬

先君子之什襲。與朱丈之心傳也夫。

上海文書局發行

命理彙刊

全二十五冊
八元

相法彙刊

全二十二冊
六元

占卜彙刊

全二十五冊
六元

堪輿彙刊

全二十五冊
七元

命理相法占卜堪輿雖爲小道然與人生有密切之關係趨吉避凶恒有奇驗惟此類書籍非劣版模糊卽石印草率誤字錯簡觸目皆是讀者憾焉本局延聘深於其術者精選要籍復竭數年之力搜求初印本詳慎校訂茲特分類彙刊重要之書無不具備學者得此卽可無師自通專者得此亦可便於檢査誠術數界之便利法門也細目詳載圖書目錄承索卽奉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術數易知

七冊 二元五角

總目

卜筮易知	命理易知	堪輿易知	相法易知	選吉易知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二冊
三角	五角	七角	二角半	八角

(上列各種分買合購均可)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1-112224



A541 212 0010 77298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發行

珠神真經 (全一册)

每部定價洋三角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分售處

著者 宋 吳 景 鸞

發行者 文 明 書 局

印刷者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上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上 中 華 棋 盤 街 局

中 華 書 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3



I42724